

中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東北叢刊

第十期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出版

本刊啓事

本刊發行伊始意在集中學術以供衆觀

海內賢達能以合於本刊主旨之宏文鉅製賜寄無任歡迎詩曰笙磬同音以雅以南又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本刊之職志亦所望於

諸君子者也徵稿簡章列後

本刊徵稿簡章

- 一、來稿文字不拘何種性質。凡屬於學術之研究。合於本刊宗旨者。或撰或譯。均所歡迎。
- 二、翻譯文字。務請附寄原文。校對完畢。即當奉還。萬一不能照寄。務請註明出處。及原著人姓名。
- 三、文言語體。不加限制。但皆以明白曉暢爲主。
- 四、文字務請繕寫清楚。並加句讀。文中如有圖表。務請繕寫明晰。照片及複製圖片。并請將原片附寄。
- 五、稿件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寄稿時特爲聲明者。不在此例。
- 六、來稿須註明撰譯人姓名字號。（但發表時。經作者聲明。亦可改用別號。）及詳細地址。寄稿後地址如有更動時。仍請隨時通知。
- 七、來稿內容。屬於本刊通論學術專著三門者。一經登載。每千字酌贈現洋六元至二元之酬金。其他各門視稿件之性質。酌贈酬金。或本刊不等。但於本刊出版前。已在他種刊物上發表者。恕不致酬。
- 八、本刊對來稿。有不合者。得予訂正。但預先聲明者。不在此限。
- 九、來稿請逕寄遼寧教育廳編譯處。

東北叢刊 第十期

通論

新舊釋義

改正東省鐵路站名議

金毓黻

許同莘

學術

古聲類說

新實在論發凡

吳 甌

王永祥

專著

唐方鎮年表 卷一之二

滿洲發達史 (七)

吳廷燮

楊成能譯

文苑

香珊瑚館詩詞

玉 井珊瑚

香珊瑚館悼詞

插圖

寧安縣鏡泊湖瀑布

元漢軍萬戶之印

附錄

第十一期要目預告

甯安縣鏡泊湖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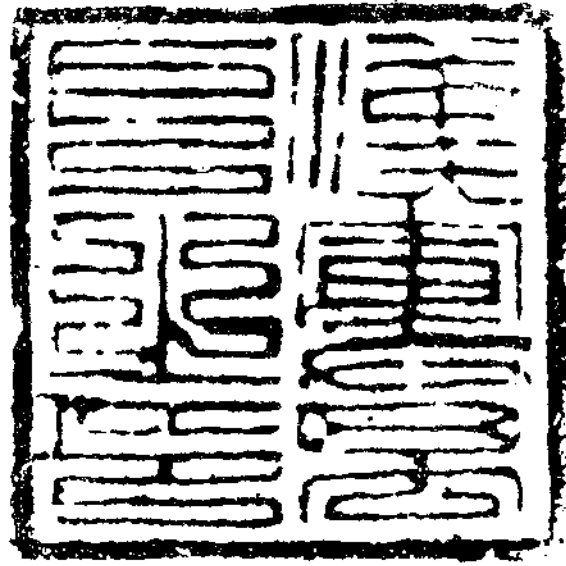
由東北面
觀覽之景



何日張帆到
海東溟流急
見盡國中
掉頭巢父
知安往一角
湖天下羽鴻
戊辰首夏孔
柳吾魁長以
此景見寄志
題一詩
辛酉山民

縣知事孔憲熙攝

元漢軍萬戶印



元代取中原後僉民兵謂之漢軍以長萬夫者爲萬戶其下復有千戶百戶元史兵志言漢軍萬戶者凡六見初漢軍祇戍守江淮以南其後中原及北徼亦以漢軍分戍此印蒙於民國四年攝篆額穆時得之蛟河附近蛟河鎮爲元代開元等處萬戶府屬地亦有漢軍萬戶分戍之此印出于元代無疑得印後拓送靜晤齋主爲攷之如右

雲閒馬超羣識

東北叢刊略例

一、本刊賡續前刊東北雜誌未竟之緒。以發揚東北文化振導學術之研究爲主旨。

二、本刊門類。具如左方。

- 一、通論。專就一問題。爲縝密之討論。以協古今之宜者爲準。
- 二、學術。自撰、譯述。不拘定格。
- 三、專著。中外人名著、及先正遺著、未經刊行者。入此類。
- 四、文苑。文錄。詩錄。詞錄。
- 五、雜俎。章制。筆記。說部。
- 六、紀事。專紀東北大事。用紀事本末體。
- 七、通訊。各方函訊。擇要發表。其尤要者。係以答覆。
- 八、書評。取古今名著。批評其得失。以爲研誦之準則。
- 九、別錄。與本刊主旨無關。而饒有興味可資研究者。入此類。
- 十、插圖。或冠於册首。或隨文附見。不拘一格。

以上各門類。篇數多寡。不加限制。每期亦不必求備。

三、文言、語體。兼收並載。惟均以明白曉暢雅俗共喻爲主。艱深古奧之文言。固所力避。詰屈鄙俗之語體。亦所不取。

四、凡合於本刊主情之稿件。經審查合用者。均予刊登。但除別錄一門外。作者以下列之四例爲限。

一、現居於東北者。

二、雖非居於東北。而其文字內容與東北有關者。

三、東北先正之遺著。

四、雖非東北先正。而紀述東北聞見之遺著。

五、本刊每月發行一次。每滿一年。卽合訂爲一集。以便保存。

六、本刊由遼寧省教育廳編譯處發行。

通

論

王樹翰題

新舊釋義

金 毓 黻

吾聞諸胡仰曾先生以魯曰語言進化。蓋有定式。初爲單節語。進而蛻變爲複節語。又由複節語復轉爲單節語。一度之蛻變。卽有一度之進化。後度之單節語。旣由複節語蛻變而來。旣視前度之單節語爲進化。則非如前度之簡單可知。其複節語之蛻變進化也亦然。如此循環往復。相激相盪。前後進化之程。乃至相去千里。如螺旋然。自下層起。隨柱而旋。周而復始。累級而升。以造其極。一周之終。旣非曩迹所復之始。亦非前始此之謂。螺旋進化。不惟語言如此。凡百學問。亦莫不如此。必知此義。始可與論新舊。然則新舊之義。果何如者。

竊嘗論之。新舊之名。蓋相待而生者也。新舊之義。亦與時消息者也。不克有舊。何以有新。舊之不存。新亦烏有此相待而生之義也。今日之新。卽爲前日之舊。後日之舊。亦爲今日之新。遞相推衍。無有窮期。於是舊本非舊。新不久新。此與時消息之義也。由前之說。義在於求分。命彼曰舊。命此曰新。蓋恐以昔日之舊。而淆今日之新。又恐以現在之新。無以別於過去之舊。此一義也。由後之說。義在於求合。今日之新。卽爲前日之舊。所蛻變。後日之舊。復爲今日之新。所蛻變。卽新卽舊。卽舊卽新。先後相承。遞引無極。此又一義也。何以有分。以同時。故何以必合。以相續。故惟其同時。故不可不分。惟其

相續故不可不合。古人辨名正物。以一天下。此基於求分之義。以同時爲體者也。孔子謂因革損益。百世可知。此基於求合之義。以相續爲用也。易大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莊子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所謂見仁見智。所謂彼此是非。或基於同時。或基於相續。仁智是非無定。卽新舊之名亦無定。以同時言。必以舊者爲退化。新者爲進化。不待論矣。以相續言。非惟新爲進化。卽舊亦不得謂爲退化。何也。今日之舊。旣爲曩日之新。亦卽迥異乎曩日之舊。於是乎不能不名今日之舊爲進化矣。必知新與舊之進化。如螺旋式之進化。然後知新固進化。舊亦進化。如此相引。不已。終有登峯造極之一日。若橫持一新舊之見於胸中。以爲衡量一切物理人情之標準。是不知新舊者也。烏足以言進化。

吾國新舊之爭。不出二途。一爲學術。一爲政治。兩漢儒者有所謂古文今文之爭。何謂古文。卽經文。以篆籀書之之謂。其體近於舊。何謂今文。卽經文。以漢隸書之之謂。其體近於新。二者之爭。自漢迄清。經二千年。其爭未已。實則古文家言。以訓詁名物爲勝。今文家言。以通經致用爲歸。近世治古文學者。紬繹古書。得其條理。實與遠西儒者之科學方法相脗。合治今文學者。深識遠覽。得其會通。亦與近世之政治革命相消息。是所謂古文學。今文學。皆非曩時之古今文學。所可比擬。蓋皆視前進化之古今文學也。此新舊之關於學術者。一有宋之世。王安石厲行新法。而韓富司馬歐陽諸老臣。

則謂祖宗之法不可輕變。新舊兩派相持不下。始而熙寧元豐。繼而元祐紹聖。一消一息。一起一伏。諸君子躬受竄流之禍。而宋社幾於中斬。論者病之。抑知安石之變法。欲於疲沓之餘。予以振拔。對症下藥。未可厚非。故熙豐之新法。嘗爲後世所採用。而安石之毅力。亦爲近人所艷稱。至韓富諸公。不肯輕言變法者。蓋以治世不可無法。行法尤貴有人。彼見安石之左右。多爲容悅小人。競尙新奇。一動將不可復靜。故不以變法爲然。此所謂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也。驚新者主張太過。篤舊者亦持之過急。二者均有未當然。真理藉以明治術。藉以進亦不得謂之絕無進化也。此新舊之關於政治者又一。至於近頃又有新舊文學之爭者。尙文言者譏新體爲鄙倍。尙語體者薄舊製爲陳腐。各務求勝。兩不相讓。民國七八年之交。絢爛極矣。愚謂兩方之見。各有是處。亦各有非處。未可一端論也。無論爲文言爲語體。應以雅俗共喻爲指歸。凡淺近之文言及雅馴之語體。能便民宜俗者。皆可相持於不敵。試觀今日白話文之優美者。以之衍述高深學術。未嘗感其不足。而撰文言者。亦日有求淺求通之趨勢。此非往日高談點竄典詰。摹擬雅頌者所可同日語也。亦可謂與時消息之進化。新舊之關於文章者。又其一矣。

新舊之爭。非惟中國已也。徵之遠西。亦有多例。宗教之爭。有新舊。可弗置論。惟論學術。論哲學者。有一元論。有多元論。有新一元論。有新多元論。此螺旋進化之徵一也。論文學者。有浪漫主義。有寫實

主意有新浪漫主義。有新寫實主義。此螺旋進化之徵二也。自杜威羅素諸儒。東來講學。力贊東方文化之優美。於是有主張採中國之靜態。而醫西方之動態者。有主張治中西文化於一鑪。而交濟其用者。其說果得實現。是亦世界學術上之一進步。未可以爲妄語而鄙視之。

夫所謂舊。所謂新。皆非可一覽而知者也。世固有表面似新而實舊者。亦有表面似舊而實新者。王安石爲五經作注。稱之曰新義。當日程朱諸儒。已非笑之。今日白話文之儉俗者。措詞鄙倍。土苴舊製。自稱曰新文學。更進而從歐化。句法章法。惟歐西文法之是倣。鈎章棘句。令人不能卒讀。非惟舊文學之懿美。消失無餘。卽如舊說部水滸傳石頭記之明白流暢。亦渺不可得。則所謂新者。徒具文耳。若震於其名之新。而不敢加以訾議。則爲中無所主。而劫於外物。終身不可與入道矣。此表面似新而實舊之說也。清代之經學家。可謂舊矣。非有意於求新者。然經講研之結果。乃與西人之科學方法闇合。非漢代今古文之經師所能夢見也。清代之小學家。可謂舊矣。非有意於求新者。然經講研之結果。乃於語言文字之學。有所發明。非漢代許鄭賈馬諸儒所能夢見也。若泥於其名。昧於其實。曰此舊學也。無與於新焉。有不差以毫釐。而謬以千里者乎。此表面似舊而實新之說也。綜而言之。表面似舊而實新者。僞也。表面似新而實舊者。真也。吾甯存真而去僞。決不容僞而蔽真。且無論其爲新也。其爲舊也。豈以趨於進化之程。爲指歸。新者而成。其爲新。是卽謂之進化。吾固信從之。舊

者。不。失。其。爲。舊。是。亦。謂。之。進。化。吾。亦。不。排。斥。之。果。真。能。新。不。必。諱。舊。必。能。容。舊。始。克。成。新。所。謂。求。分。所。謂。求。合。所。謂。同。時。所。謂。相。續。胥。可。以。一。義。貫。之。曰。進。化。是。已。誠。世。間。一。切。學。術。政。治。胥。以。進。化。爲。指。歸。而。不。背。與。時。消。息。之。義。新。舊。之。名。雖。不。立。可。也。而。新。舊。之。爭。亦。可。以。不。作。矣。

晉車騎將軍桓冲不好著新衣。一日浴罷。婦故送以新衣。冲怒。催婢持去。婦更易新衣。送之。傳語曰。衣不經新。何由而舊。冲笑而著之。見世說噫。以一婦人而悟此理。甚難能也。桓車騎不好著新衣。同

時必喜著舊衣。衣而名新。以同時有舊衣故。新舊相形。是有二衣。此所謂同時義也。然衣不經新。何由有舊。是舊由新生也。今日之舊衣。即爲前日之新衣。此又所謂相續義也。同時之義。易瞭。而相續之義。難知。以一婦人而悟及此理。故曰甚難能也。必悟同時義。始知新舊之所以名。必悟相續義。始不爲新舊之迹。所泥。吾之所謂新舊。如是而已。如是而已。



改正中東鐵路站名議

卷上

無錫許同莘撰

俄人蓄并吞世界之心。而築中國東省鐵路。其經營路政也。軍防民政司法教育農田畜牧航運工業。既兼綜而並舉之。猶以爲未足也。則夷其土俗。屏其文字。卽一站之名。明有故實可考。本名可據者。一切置之不顧。而易以俄文俄語。然當日主持工事者。非有閎達之識。淹雅之才。卽以俄文論。大抵支離曼衍。純雜不倫。其顯著者。麗達薩拉。蕩婦之名也。紅鬚盜賊之號也。八十六號五十四號。數字之目也。而皆以名站。其鄙倍凌雜若是。二十年前。站牌標識。祇用俄文。間有並列華文者。則視爲無足輕重。近歲參用華員。譯述漸廣。而華俄對譯。並無畫一之詞。故地圖行車表。均路局刊行定名。已不一例。卽行車表所載。亦輒與站牌歧異。甚至一站之內。站牌站額。判然爲二。幾令人無所適從。又譯者任意切音。有一手所譯。前後違異者。又有一文一電。寥寥數百字。而敘述往復之辭。彼此譯名。渺不相涉者。遇盜劫殺傷之案。行文緝捕。猝不得地方所在。遠展轉行查。確知轄境。而匪犯已杳無踪跡矣。其詒誤事機若是。而四方行旅。出於此途者。以行程不悉。乘車越站。或受人欺罔。每致父子相失。中道流離。軍警保護行人。而路員照章罰款。意見參差。遂生誤會。影響所及。受病實多。至於局所華員。鈎稽簿籍。校理文書。事倍功半。更無論矣。若此者。以言主權則有妨。以言治事則不便。以

言地方文獻。則任其糾紛謬誤。而不加理董。實爲學者之羞。不佞來遊濱江。時以暇日。周歷東西南三路。思有以考訂而糾正之。而東省志乘疏略。鐵路所經。絕少往昔著聞之地。土著相傳。又雜遼金元國語。譯音扞格。苦不能得其本義。幸閭縣黃君孟起。共事一方。君長於俄文。爲訪俄人之奉職東路而資深者。得稍悉其原委。武進魏君劭青。熟吉黑地理。就詢沿革。相餉亦多。於是推究方言。考證圖籍。創爲此叢。凡較然可知者。隨地更正。其羌無故實。譯音又猝不可解者。或省其繁冗。或引用旁近山川聚落之名。期於切實可行。簡便易曉。若俄文譯名字義較勝。及沿用已久。人所習知者。亦不復改。藁成。將建議於當局。因記其涯略於此。沿綫小站。凡一百七十一。其人煙寥落。停售車票。行車表所不載。及東西兩綫運煤運木各枝路。非定期行車者。暫不列入。正誤補遺。以俟閱覽博聞之君子。

哈爾濱 哈爾濱之名。由來已久。站名舊稱秦家崗。則以站臺所在得名。哈爾濱三字。或謂滿洲語漁村之意。今道裏外之地。舊時低窪積水。惟秦家崗地形較高。謂爲漁戶所居。理自可信。全路三綫。此爲總滙。官私文字。已以哈爾濱爲定名。站壁舊有秦家崗三字。近亦剷削。可置之不論矣。

木柴廠 因馬家溝木梓廠得名。應仍舊。

香坊 東省鐵路。初以香坊爲總滙。路局辦公處。護路軍辦事處。皆在此。後南崗路局落成。始移今

地。故俄人稱香坊爲舊哈爾濱。車站規模亦與他處小站迥異。然香坊之名公私通用。自應仍舊。成蒿子。土名曰大嘎哈。其東小站曰小嘎哈。皆水名也。俄語名此站曰成高窩子。名小嘎哈曰程站。吉林省圖此處作城草嶺。蓋又從俄語轉譯。成高程站之名。雖非舊日所有。而譯義轉較土名爲勝。應定此站曰成高站。子字本土音。語尾應省。後凡有子字者仿此。程站。行車表作程站。惟站牌仍書小嘎哈。應改說詳前條。

阿什河。阿什河一統志作阿勒楚喀河。卽金之按出虎水也。舊爲副都統駐所。今改阿城縣。縣治距站三里許。阿城之稱亦以水道得名。阿城卽金上京會寧府。今城南四里有金故宮遺址。城凡內外二重。外城南北十里。東西十五里。余嘗身至其地。斷甃殘瓦。觸目皆是。城南有雙闕遺址。土人謂之午朝門。其西有點將臺。觀其規模恢廓。東倚崇山。西控大江。自是三省一大都會。吉林通志證以宋人記載。斷爲金源故宮。可訂一統志金故宮在甯古塔之誤。此處既有故跡可考。自應援用舊名。惟阿什河之名亦見方志。且沿用已久。擬改此站爲金故宮。仍注阿什河三字於下。金史地理志。上京路金之國土也。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於此。故名金源。一統志旣以甯古塔爲會寧。求按出虎水而不得。則以呼爾罕河當之。又謂金國語謂金爲愛新。而呼爾罕河一名金水。不知按出虎與呼爾罕。譯音迥別。史以按出虎爲金。不以呼爾罕爲金也。大抵一統志於東北

輿地考證甚疏。如以鏡泊湖爲卽興凱湖。尤爲舛錯。幸後來中俄勘界。未踵其謬。否則又燧地數百里矣。名從其朔。必應辨正。

金上京宮殿。其毀壞不在易代以後。金史天眷元年四月。營建上京宮室。止從儉省。十二月新宮成。及海陵遷都燕京。正隆二年。命會寧府毀舊宮殿及諸大族第宅。仍夷其址而耕種之。是營建之始。規模本儉。而天眷元年至正隆二年。相距僅二十載。舊京旣毀夷爲邱隴。其君若臣。已不復措意及此。今土人名其地曰敗城。敗城之名。蓋卽當時諺語。無怪後人考證不能確指所在也。城西別有小城一。周約二里。此當是舊宮遺址。金史之明德宮或卽其地。

大亞溝 吉林省圖作大窰溝。路局地圖作台牙溝。土語稱大腰溝。皆一音之轉。省志則作大海溝。大海溝者金史之海古水也。海古之音訛爲海溝。又以此河有二源。遂分爲大海溝小海溝。而本名晦矣。海古水爲金源發祥之地。大亞溝三字無所取義。擬改此站曰海古水站。

二層甸子 此土名也。南北皆山。站在谷中。其西數十步。有泉而甘。夏日爲避暑勝地。有俄商所築之小別墅。爲樓三層。俗稱避暑旅館。今年十月。不戒於火。此樓盡燬。殊爲可惜。土語謂低窪之處曰甸。按金史有北溢甸。姑里甸。蘇素海甸。曷懶甸。斜堆甸等處。是地以甸稱。由來已久。曷懶甸亦作曷懶路。然則甸卽路也。稱甸子者。蓋土俗相沿之誤矣。應改爲二層甸站。

白帽子 站牌從俄文譯音。作宜濟斯果魏。土名孫家窩堡。亦稱石灰小站。近處有石灰窰故名。應定名爲石灰窰站。

小嶺 一作小林。亦稱小崗。按其地有大小分水嶺。小嶺者小分水嶺之省稱。作小林小崗均誤。

二道河子 地有頭二三道河。見省圖。二道河發源站北數十里山中。下游入阿什河。站在河濱。應省稱二道河站。

帽兒山 山形高聳而尖。有如兜鍪故名。孤峯挺秀。迥出塵表。雙城縣志。言山有仙人洞。石棚石泉之勝。西人夏日。有避暑於此者。山爲阿什河發源所在。山麓有池。亂石縱橫。其北有泉涌出。日夜不息。匯而成河。吉林通志。阿什河。金曰。按出虎水。出賓州帽兒山。西北流一百餘里。經白城東。卽此水也。宋史洪皓傳。建炎三年。皓以通問使至金。金人迫使仕劉豫。不從。流遁冷山。冷山距金主所都僅百里。陳王悟室聚落也。冷山所在。自來說者不一。據高江村扈從日錄。在必兒罕北數十里。必兒罕在寧古塔西南。江村蓋以寧古塔爲會寧。故有此說。按悟室卽完顏希尹。其父曰歡都。歡都之祖曰劾孫。居安出虎水源。胡凱山。見金史歡都傳。今帽兒山旣爲安出虎水源所在。則此山或卽金之胡凱山。而宋史所稱之冷山卽其地也。悟室所居旣成聚落。其非自悟室始遷於此可知。自劾孫至歡都三世。居安出虎水源。則宗族鄉黨。可以自成村落矣。由山麓至阿城。凡百餘里。亦與宋史百里之

說合。擬卽改此站爲冷山站。

洪恕宣鄱陽集。在冷山有出遊詩。節錄於此。詩云。書齋太蕭條。四面少林麓。欲作納涼亭。因茲出求木。履橋雖云安。欹柱恐顛覆。臨深念垂堂。徒行漫捫腹。道險能摧輪。畏聞聲轆轤。五方民雜居。頻澤非廣谷。雞犬或相聞。要知是荒服。跋涉瀕問津。引領主人屋。老稚俱迎門。擊鮮饋豚肉。日暮修途阻。還轅不辭速。此詩寫山居情狀。歷歷如繪。又有句云。流水尙能延壽考。落英端可薦尸賓。陵萍翠滅猶能泛。岸蓼紅衰不變辛。又集中有登高詩。亦在冷山時所作。其末聯云。登高且伴高僧話。揖孟懷陶任世人。綜合以上數詩觀之。則其地有山有水。有橋有僧寺。有五方雜處之民。今帽兒山麓有村曰梁家屯。其西南平地有太和宮。道士居之。而西南二十里賓縣界內。有松風觀。金承安四年建。雖未能確指恕宣遺跡所在。而此間山水清幽。風俗醇厚。距阿城百數十里間。求其合於鄱陽詩景。無逾此者。惟集中屢言牛山馬鞍山。又忠宣行狀。冷山北三十里有蓮花灤。今皆不可考。鄙說是否不誤。尙待時賢審定。

蜜蜂站 本鬚匪出沒之所。舊名紅鬚子站。嗣改今名。其地蜂蜜頗佳。傍站有山曰蜜蜂山。嶠曉秀出。足稱勝地。此名可從。

小九站 自阿什河站至此凡站九。皆小站也。阿什河爲小一站。太亞溝爲小二站。依次數之。故有

此名。然他站皆以山水命名。此站獨否。未爲允當。按省圖。珠河縣有春秋嶺。在站東北數里。擬改爲春秋嶺站。

烏吉密 站以烏吉密河得名。站牌一面作烏吉密。一面作烏珠縣。殊爲不倫。其東別有烏吉密河。站今爲珠河縣治。站名不宜重出。此站應仍舊名作烏吉密。惟次站當改爲珠河縣站。方有區別。烏吉密河 烏吉密河與一面坡兩站均饒水利。而一面坡水清。可以釀酒。故商業特盛。烏吉密河水濁。飲者輒病。土名塌頭河子。塌頭者水草之名。形如覆釜。凡沮洳之地皆產之。數年以前。此站僅一村。今則曠土日闢。儼然重鎮。珠河縣治即在站北二里許。相傳河中舊產東珠。今無聞矣。應改爲珠河縣站。

亞庫尼 土人稱其地曰伊姑娘。省圖作一姑娘。今行車表作亞庫尼。路局地圖作牙庫尼。乃俄人從華言譯爲俄音。非本名也。其名一姑娘者。築路之時。此處並無婦女。僅俄工程師有幼女一人。每日附火車至一面坡讀書。人稱一姑娘。遂以名站。其定名不當可知。按站傍瑪琏河濱。擬後爲瑪琏河站。

一面坡 一面坡者。地有斜坡。其高僅三尺許。舊有此名。因以名站。應仍舊。魯克士窩 一作吳葛邱。俄工程師名也。土名九家泡子。關外稱池沼曰泡。吉林省圖作九節泡。應

改爲九節泡站。

薩莫賀瓦洛夫 地在萬山之中。土名山不滑拉。站名又從土語譯爲俄音。或云此俄語自誇之意。

按滑拉二字。與華字切音略近。擬省稱山華站。

葦沙河 卽一統志之葦芒河。據省圖河自磨刀石發源。西北流。至此入螞蜒河。爲葦河縣治。站在縣治之南。應仍舊名。

喀贊才窩 一作喀贊錯夫。亦俄工程師之名。按此處土名周家營子。省圖作周家營。應改爲周家營站。

牙布洛尼 一作亞不力。俄語蘋果樹也。地產蘋果故名。擬用其音義而易其字。改爲蘋果林站。

石頭河子 子字語尾。頭字亦可省。惟東路別有石河小站。擬從石頭城之例。改此站爲石頭河站。

六道河子 此與下文之薩拉河子。均非水名。當築路時。俄工程師有所昵俄女三。曰麗達。曰薩拉。曰月拉。路成卽以三女之名。分名三站。其稱河子者。以土人習用此語。遂聯綴成文。非有此水道也。

月拉河子站在沙拉河子之西。高嶺子之東。今裁六道卽麗達之音轉。亦稱裏達河子。路局地圖作力大河子。尤不妥。按六道河子薩拉河子兩站。東南距寧古塔均百里而近。乃昔日窩集之地。寧古塔爲渤海之龍泉府。渤海大氏建都於此。崛起東陲者數百年。自一面坡以東。至牡丹江西岸。自昔

林木茂密。中東鐵路伐木地段。大率在此。而六道河子一站。尤爲運木衝途。一統志之賽齊窩集和倫窩集畢爾罕窩集。此數百里間。皆其地也。乾隆御製詩集。有詠窩集句云。真堪稱樹海。乍可悟華嚴。名曰樹海。洵爲切當。擬改六道河子爲樹海站。薩拉河子爲龍泉站。

細馬河 一作洗馬河。字義較勝。應改稱洗馬河站。

高嶺子 此爲東路最高處。車行上下。皆以兩機車曳之。險峻特甚。所謂張廣才嶺也。山脈南過敦化。北迄三姓。綿亘千有餘里。長白山以西。興安嶺以東。此爲最大山脈。吉林通志作嵩嶺。云嘉慶間所改。而官私文書。無沿用者。應改爲張廣才嶺站。

薩拉河子 擬改名龍泉站。說見前。

橫道河子 擬省稱橫道河站。

三大窩集 土名三道窩集。窩集者滿語山林茂密之稱。亦作渥集。猶今人之稱林區也。吉林一省有四十八窩集。見一統志者十有九。此處山深林密。故有此稱。近年開放林場。斬伐殆盡。留此名稱。猶資憑弔。三大乃三道之誤。應從土名。改爲三道窩集站。

長嶺子 省圖作八里崗。站四面皆山。命名長嶺較切。應省稱長嶺站。

山市 一名山石。亦作尙石。站南二里許。有上石河站。卽以河得名。上石河者。省志之商石河也。商

石河本作舍赫河。源出舍赫窩集。舍赫滿語託牀也。轉輾譯述。遂失本音。擬改此站曰商石站。其東有小站曰石河。應仍其舊。

海林 一作海倫。站在海蘭河南二里許。海林卽海蘭也。金有海蘭路。元有海蘭府。明有海蘭城衛。皆以水道命名。沿革具在。不應改竄。應正此站之名曰海蘭站。

牡丹江 長白山脈。自敦化而北。歧爲二支。西北走爲張廣才嶺。東北抵混同江爲完達山脈。而牡丹江經流於兩山之間。江自鏡泊湖以上。滿語名穆丹烏拉。猶言嶺水也。漢語轉音爲牡丹。而鏡泊湖以下。舊稱瑚爾哈河者。亦以上游之名名之。今鐵路跨江爲梁。列戍於東西兩岸。屹然爲東陞重鎮。此站應仍舊名。

避暑小站 此近年所設。尙無專名。俄文譯名爲一九二四里站。蓋自滿洲里東行至此爲一千九百二十四公里也。沿路各站。可以避暑者。非一。不應此站專避暑之名。站距鐵嶺河三里。擬改爲河濱站。

愛河 一作乜河。或云卽鐵嶺河。乜韻書音彌也。切。土音讀如捏。已非本音。據寧安縣志。乜河鐵嶺河各自入江。不相通貫。鐵路經行鐵嶺河南岸。乜河尙在其西。其稱愛河者。則誤以此河爲瑚爾哈河。而襲一鄂志一名金水愛新卽金之說也。站以乜河命名。因站南十里外有乜河鎮之故。鎮爲寧

古塔東北第一市集。乃驛道所經。地望雖差。要有取義。應從舊名作也河站。

磨刀石 山底站 山頂站 以上三站應仍舊名。

墜道 墜當作隧。應改。

代馬溝 站牌作抬馬溝。省圖作台馬溝。皆無意義。關外名平地。在兩山之間者曰溝。溝卽谷也。擬改爲代馬谷。字義較貫。

北林河 應仍舊名。亦有稱北林河子者。子字應省。

穆稜 因穆稜河得名。風景絕佳。站南公園有石壁。尤奇絕。穆稜河金史作慕稜水。一說滿語謂馬曰穆稜。二字具有來歷。應仍舊。

伊林 土名上城子。俄文譯音作伊林司基。俄富商在華者有此名。故以名站。嗣爲穆稜縣治。站牌卽改稱穆稜縣小站。今縣治移於站北九十里之八面通。此地又改名興元鎮。應卽改此站爲興元鎮站。

下城子 一作桑慶子。今通稱下城子。梨樹鎮枝路自此分枝。其北直抵密山。乃驛道也。上城下城。蓋渤海遼金之遺跡。土人誤稱爲高麗城。此處在千年以前。卽有居民。故地無林木。應省稱下城站。馬橋河 應仍舊。

虎力密河。此土名也。局圖作狐狸密河。當是虎力之音轉。擬省稱虎河站。

太平嶺。細麟河。三岔溝。小綏芬。以上四站。皆以山河命名。應仍舊。自七河東行。經穆稜至

細麟河。爲吳清卿中丞督辦邊防時所開驛道。派靖邊軍駐守。其後中丞去任。站兵亦裁。今鐵路所經。蓋猶當時驛道也。

八道河子。應省稱八道河站。

寬站。應仍舊。

綏芬河。俄文譯名。作交界驛。站距交界處尙六七里。穿隧道二。至第三隧道之西口。始爲東境。盡處。綏芬河道尙在其南。綏芬本明代衛所之名。遼爲率賓府。金爲恤品路。其種族曰綏芬部。卽率賓部落也。一統志。綏芬河源出穆稜窩集。東南流。會十餘水入海。是綏芬經行之道。幾逾千里。自此以東。抵俄之東海濱省。皆可以綏芬流域名之。自璦琿立約。割濱海之地畀俄。東海之境遂蹙。今以綏芬名站。雖祇局促一隅。而留此名目。爲他日恢復海疆張本。實爲佳識。此站名稱。自應仍舊。至官私文書。有稱爲五站者。則以全路工程。自東而西。俄路自東入境。由雙城子逆數。此爲第五大站。遂因俄語而沿用之。乃失權辱國之辭。必應禁革。

(卷上終)

學

衆

夏清照



古聲類說

吳 頤

前代言古韻詳矣。於聲獨略。錢曉徵明古無輕唇。章太炎併娘曰二紐。皆隨著一斑。未窺全豹。晚近黃季剛氏以古韻二十八部證古聲凡十九類。學者承焉。其實亦未盡審。夫欲多識前言。究明國故。聲韻之用。其重一也。而前哲於此。闕焉不詳。儻以專注篇什。取論積韻爲已足乎。又其考索之方。長於比合。而昧於探本。蓋拾類於章句諧語。而不求其初音。往往辭性未殊。取證互異。肌乙句讀。以實所說。故古韻部居。言者異撰。聲類以說寡而不禁。抑其幸也。

愚謂字有初文。音亦同例。間取說文獨聲字九百餘文。繹爲音始一書。獨聲者不从他聲。音始者諸音所從。以此諸文推求本讀。聲以類別。韻以部分。古音條貫。由是昭然可曉。別成古聲類考十五卷。凡得古聲爲類十四。曰影。曰曉。屬於喉者也。曰見。曰溪。屬於牙者也。曰端。曰透。曰泥。曰來。屬於舌。曰精。曰清。曰心。屬於齒頭。曰幫。曰滂。曰明。則今重唇之類。蓋以音始爲綱領。本讀爲佐證。今紐爲范疇。溯始求源。釐焉不紊。雖未敢自矜神悟。若其破前賢之宿滯。眎來學以軌躔。信而有徵。庶幾無愧。古聲不別清濁。說文以臾清。贄濁。爲一。白虎通以火清。隨濁。互訓。書驩兜清。山海經作驩頭濁。易突濁。如其來本作云清。如其來廣雅臺濁。待清也。風俗通大濁。太清也。舉清。陶本作咎濁。陶夔濁。牛或濁。

作魏

古从鬼聲。見類清。

牛妻

清

以齊

濁

爲訓

最

與絕

清

相通

凡此之類

驟數之不能終其物

蓋音之展變

由簡而繁

知韻部之今多於古

則知聲類之古少於今

知古韻不分洪細

則知古聲之不別清濁矣

古聲無疑類

趨鼻則歸於泥

如牛執

如牙

今聲或由見而衍變爲彖爲苜爲忍爲瓦爲

獄

或由曉而衍變爲敖爲兀爲臥爲羃爲虬爲月

或由端而衍變爲元爲原爲遠

或由來而衍變爲

樂

或由精而衍變爲音爲广

或由心而衍變爲玉

凡謂爲某歸某凡今某者其

證詳見拙著古聲類考中

疑在今聲最難正讀

齊魯陝晉不能得其塢音

或吳楚之方言非區夏所固有也

錢曉徵考古無舌上自是以降言古聲者遂系知照於端

系徹穿審於透

系澄神禪於定

拘墟泥迹

未可爲法以愚所考音始今知類於古爲影者一爲見者三爲曉者二爲端者二十又一爲透者一

爲精者二照類於古爲見者二爲端者十七爲精者二爲心者一然則知照二類不專於端也

徹類

於古爲曉者一爲端者十爲透者四爲泥者一爲來者一爲幫者一穿類於古爲見者一爲曉者二

爲端者四爲透者四審類於古爲影者二爲曉者二爲端者九爲透者四爲心者八然則徹穿審不

專於透也

澄類於古爲影者一爲端者三爲心

者一禪類於古爲見者一爲曉者二爲端者十爲透者一爲心者一古不別清濁澄神禪三類不專

於定亦不專於端透也

凡古今音變紛綵多方未可限以一齊

舌上內通於喉牙外達於齦齒其聲

居中而轉。惟不及於唇。知其所轉。則知其所由變矣。

章太炎考娘日二紐。古併於泥。以愚所考。亦不盡是。音始字。凡娘類古爲泥者六。爲來者二。爲心者一。日類古爲影者四。爲泥者十九。爲心者二。爲泥者誠多矣。然亦不專於泥也。蓋娘爲半舌。而上兼鼻音。日爲半齒。而旁攝舌類。有所兼攝。故謂之半。娘類歛則爲泥。肆則爲來。日類抑則入影。搖則歸泥。不歛不肆。非抑非搖。其聲強矯。乖韋自然。此所以爲半舌半齒爲今變音也。

錢曉徵考古無輕唇。章太炎乃系非於幫。系數於滂。系奉於並。系微於明。黃季剛從之。匹配整齊。井然有序。今考古幫類。凡今非紐十七字。奉紐十八字。敷紐六字。微紐一字。幫類不專於非。則非類不能獨隸於幫。幫類復有微紐。則微類不能獨隸於明。重唇濁聲之並。實承兩清。輕唇濁聲之奉。尤不得隳系於並。此好爲排比之失也。

黃季剛曰。古聲有齒頭。無正齒。莊歸精。初歸清。牀歸從。山邪歸心。以邪入心是矣。其餘又非若彼之刻畫也。莊古歸見者一。歸端者四。歸精者四。歸清者二。不盡歸精也。初類歸透者一。歸精者二。歸清者四。歸心者三。不盡歸清也。牀類歸端者一。歸心者二。從類兼承精清。此又無歸從之證也。山類歸曉端來各一字。歸清兩字。歸心十四字。亦不盡入於心也。

又黃氏於廣韻二百六韻中。考得古本韻三十二部。曰東、冬、模、齊、灰、哈、魂、痕、寒、桓、先、蕭、豪、歌、戈、唐、青。

登、侯、覃、添、屋、沃、沒、曷、末、屑、鐸、錫、德、合、帖。其中痕與魂、寒與桓、歌與戈、曷與末皆一開一合。宜併為一。都為古韻二十八部。其餘皆今變韻也。又於二十八部中。考得古本聲十九。曰影、曉、匣、見、溪、疑、端、透、定、泥、來、精、清、澄、心、幫、滂、並。其餘皆今變聲也。其說曰。知此三十二韻為古本韻者。以韻中止有古本聲十九類也。又因此三十二部古本韻中。止有聲類十九。故知此十九類為古本聲。互相證明。一吻合。以上具見錢玄同聲韻學內然則黃氏所據以定古本聲者。惟在此廣韻三十二部韻中。僅涵此十九聲類也。愚嘗就其說。考三十二韻中之非十九聲類者。則東韻有知、中陟有澄、蟲直有照、終職有徹、仲弓有牀、崇鋤有日、戎如有喻、融以有于、雄羽有非、風方有奉、馮房有敷、豐敷有穿、充昌有齊韻有日、今有禪、移成灰韻有敷、脉芳哈韻有奉、陪扶有穿、禱昌寒韻有牀、登士先韻有牀、狗崇戈韻有羣、加切巨靴切登韻有微、登武侯韻有微、嘔亡屋韻有非、福方有奉、伏房有山、縮所有澄、逐直有禪、熟殊穿、倣昌有喻、育余有羣、黼渠有日、肉如有審、叔式有知、竹張有初、琰初有莊、緘側有娘、膈女有敷、福有于、圃于有徹、當丑屑韻有非、彌方錫韻有奉、覽扶有徹、歡丑合韻有牀、遼士以上類聚。除所謂古聲十九者外。有喻、有于、有羣、有知、徹、澄、娘、有照、穿、神、審、禪、有莊、初、牀、山、有非、敷、奉、微。以較今聲四十一類。惟少斜紐而已。誠如黃氏所言。古本韻中所涵即古本聲。則當為四十類。非十九也。夫廣韻一書。雖酌沿古今。兼括正變。承襲切韻之緒餘。然其古今正變之音。皆雜廁各韻之內。非某部所

專屬也。况自法言以後，代有增文。孰古孰今，絕無申注。清代學者，討尋遙易，蓋多取證於六書形聲。周秦韻語，未能字比而部釐也。豈可顛取某部，斷定今古。卽所立證，亦涉糾繞弗清。以聲證韻，聲誤則韻誤。以韻證聲，韻非則聲非。二者之間，孰爲主文。於聲既失，於韻可知。

前哲推言古聲，綜有三蔽。拘守字母，如江慎修謂三十六母，古今不可變易。其蔽一也。割劃妃配，謂知必系端，非歸幫類。其蔽二也。專轍廣韻，標繫古音，謂韻部所涵，古聲具是。其蔽三也。統斯三蔽，均於一失。蓋惟知就今韻以類古音，不知求初文以證本讀。愚既別樹音始，就證古聲，凡所推求，都爲十例。

一曰、雙聲明類例。股肱叢脞，見於堯典。次且剝削，著於易辭。姓若澹臺，地若上黨，山若泰岱，水若邗溝，木若皇華，草若蘋蘩，皆雙聲相綴，可以類別。

二曰、傳經異文例。秦漢傳經，多同音異字。古文尙書文思安安，今文作文憲晏晏。平秩東作，今文作辨讎東作。毛詩舍命不渝，韓詩作舍命不偷。魯詩作赦命不偷。毛詩溱與洧方渙渙兮，韓詩渙渙作喧喧。齊詩作灌灌。魯詩作泱泱。凡此異文，不關疊韻。今聲雖異，古讀實同。

三曰、同音假借例。殺借爲斃，厝借爲措，此形聲相從者也。若借爲彘，譌借爲訛，此形聲相異者也。李借爲理，壹借爲一，此今聲未變者也。拂借爲弼，陳借爲田，此今聲弗同者也。以此參證。

可類古聲。

四曰子母相證例。形聲轉變、支流從本。如从父聲字、十九皆在幫類。从庶聲字、十九皆在端類。以子之音、可以證母。

五曰經典音讀例。漢儒音經、具有師承。魏晉相沿、多拾古讀。撫搨比按、迹象足尋。

六曰羣籍音訓例。音爲字先、聲同義近。如門聞戶護之訓。天顛風汎之釋。見諸前乘。其例實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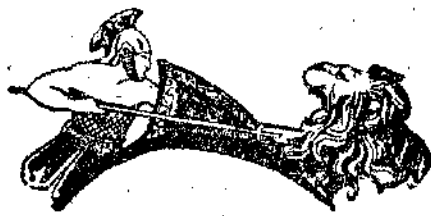
七曰方言存古例。揚子雲謂荆淮海岱、罵婢曰獲、罵奴曰臧。今江淮間、猶有此言。俗字書爲混賑。又黨曉哲知也。趙魏之間、或謂之鬼。今陝晉人、猶命機詐爲鬼。或曰鬼頭。孰是旁求、可得梗概。

八曰物音不變例。字有效物爲音。或倣音立名。蟲聲唧唧、必爲精類。鼓聲鞞鞞、必爲端類。風聲颼颼、必爲曉類。呼雞粥粥、必爲見類。州字今在照紐此效物爲音者也。鳥以鳴爲名。牛以牟著號。此仿音立名者也。凡此字音雖移。物音不改。循是省察。足資區部。

九曰反切推較例。漢末已有反切。玉篇實承舊讀。說文則沿用唐音。韻譜則規撫李韻。於焉商兌。可得大齊。

十日。今音證古例。交廣閩越。多具古音。唇舌兩讀。足爲比證。

時序者。恆久相銜而不斷者也。若言間住。宜有準衡。上者以朝代爲限。齊次亦應顧時效相生之期。字前哲言古音而下逮六朝。言今音而上溯唐宋。一以廣韻爲樞機。祖初雁行。最爲淆雜。愚嘗謂聲韻衍流。應析爲六期。而大別三紀。夏商以前。不得而詳。次則周秦爲一期。漢魏爲一期。是曰上古。六季爲一期。隋唐爲一期。是曰中古。宋元爲一期。明清爲一期。是曰近古。皆古音也。今音則斷自鼎革。若國語注音之類。足以當之。既汎言今古。亦宜擇別。廣韻一書。自趙宋以來。已不爲當代習用。時序爲已往。效律爲已亡。豈足更當今音之目。使學者迷茫歧路。不知所適。今謂古聲取限周秦。其推求十例。雖摘拾末季音紐。要以上證古昔。非敢前後雜出。自亂其情。言古聲而不言上古者。以中古近古待詞未立也。端居多暇。當就音始初文。別考古韻部居。由是而下推諸世聲韻。各以代分。使華夏音理。時序畢晰。原委具明。儻亦學者所樂承。或勝昔賢之用心歟。



新實在論發凡

王永祥

一 緒論

自純粹科學昌明以後。各種學問。都漸漸的受了他的洗禮。社會學。心理學。歷史學。等等社會人生科學。現在都變成科學的了。就是從前一味談玄。捕風捉影。坐在安樂椅上冥思密索的哲學先生們。亦不得不棄甲曳兵。讓賽因斯先生來支配一切。現在談的這派哲學新實在論。就是受了科學洗禮而後產生的。篇幅有限。現在簡單的將該派學說介紹一下。有講不明白的地方。還求閱者指正。

二 新實在論歷史上的地位

從根本上說。新實在論。祇是對於求知的程序與所知的本身。相互關係間的一個學說。關於這種相互關係問題。甚麼「普通唯實論」與「二元論」與「主觀論」等。都是前人研究出來的答案。此伏彼起。互相糾正。不過都是壁壘不堅。經不起嚴格的科學批評。新實在論。就是繼此三派而起。他們的錯誤都矯正了。他們的發見都容納了。他歷史上的地位。就在這一點上。

1、「普通唯實論」是這個相互關係問題的最初形的答案。按這派講。所知的東西是直接呈現

于我們的意識的。我們看似甚麼樣。他就是甚麼樣。我們與所知的東西之間。並沒有甚麼中間物阻隔。看似甚麼樣的東西。與東西的真正原形。無絲毫差別。但這種答案。祇好在沒有錯誤的世界裏存在。祇好過太平年月。一有錯誤發生。立刻就支吾不來。困難叢生。一個人好好的睡在牀上。怎樣能同時遠到千里之外。怎樣能與山川阻隔的良友對話。更奇怪的。怎樣能與明明死去的人們見面。宛如活着一般。這種離奇的夢境。與醒着的生活。實在調和。不來。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于是異想天開。有人想出解釋來了。日常生活所經歷的世界。是可觸可見。有規則的世界。夜裏夢中經歷的世界。是不可觸不可見。神秘的世界。我們的靈魂。當我們死後。或有時在夢中。就是入這種不可觸見的神秘國裏去了。這種解釋。拿來解答上述的那種離奇夢境。儘可以敷衍一時。但我們知道。錯誤顛倒。不祇是夢中才有。日常生活中亦是免不了的。莽然大物。遠橫百步以外。甲說是馬。乙說是牛。到底是牛是馬。醒後揉眼。空中生花。屋中所有。今皆成對。到底揉眼以前。與揉眼以後。所視孰為真偽。人經熱病。滿口胡言。明明在牀上躺着。硬說他在獨木橋上動搖。讓他的所愛。緊緊抱住。才為放心。到底是真是假。諸如此類。不可悉數。以上的那種解釋。到此一點無用。然後才知。看似甚麼樣的東西。有時而且常常的。不與東西的真正原形相符。到要靠感官與心的作用了。

2、「普通唯實論」既然技窮。于是「二元論」起來代之。按這派講。我們的心。決不能知覺任何

心外之物。他所能知覺的。不過是他自己的觀念或心態罷了。如此一說。又與經驗不符。我們明明看見窗外有樹有銅像。有環抱的池。有蔚藍的天。莫非我們的心跑到外面去了不成。於是他們又說。外物有是有的。但我們不能直接去知覺。我們能知覺的。不過是外物的照像。這種學說。用來解釋上段末了所述的錯誤還好。但可惜他的用處。止于此了。不能再進一步。試想。外物有是有的。的確是實在的。然而我們何以得知呢。不是靠推考的作用嗎。推考是否也是心的觀念或心態所組成的呢。然則這種不能直接經驗的外界。他的存在。亦不過是心的一種觀念。沒有別的好證明了。這不是太幼稚了嗎。

3、就是因為這種假設太幼稚。所以第三派學說「主觀論」出來。摧陷「二元論」的那種不能直接經驗的外界。主張純粹的唯心說。照這派說。世界無所謂離我而存在的外物。祇是些心與心態。離心無物。離我無彼。天地萬物。皆我心中自己構成。我一時喪失知覺。即一時無所謂外物。漆黑的一團。一時知覺復元。依然故我。天地萬物。非自己獨立的是天地萬物。不過是我心中知覺的天地萬物。說我心中的天地萬物。則可。說單獨的天地萬物。則毫無意義了。這派學說。跟普通唯實論頗相同。都是主張一元的。普通唯實論說。凡是所知覺的。必定有其存在。主觀論說。凡是存在的。必定為所知覺。但這派學說。跟二元論亦有相同之點。他們都一致的主張心所能知覺的。祇是觀

念與心態。決不能知甚麼超心而另外存在的外物。這似乎是擷二者之長了。但仔細一想。危險很大。「主觀論」中派別很多。伯克來。休謨。康德等等。各有各的獨到見解。亦各有各的特別謬誤。限于時間不能細評。總起來說。他們對根本問題求知的程序與所知的本身相互間的關係。未曾有一個明白真確的解答。一張桌子。這們許多人都看見了。昨天看見過。今天也看見。明日如果沒有甚麼變動。還可以看見。若完全主觀。完全唯心。怎樣那麼巧呢。再說的可笑一點。若完全唯我之心。則我今日到這兒報告。乃是報告給我的心聽。非報告給跟我一樣的諸位了。

4、新實在論就是應這種困難而起的。他要恢復第一派學說「普通唯實論」的尊嚴。而同時要除去那不可免的「相對的錯誤」之罅漏。他信外物獨立存在。不靠知覺。他還信這獨立的外界。可直接入人意識。不祇爲觀念所代表。這話說來甚長。待後文慢表。此刻先說說這派的精神與改造的計畫罷。

三 新實在論的改造

1、精確的定名 哲學家的思考。專靠幾個字眼兒來構造來擺佈。與外科醫生的手術器。化學家的天秤。一般的重要。字眼兒不確定了。怎樣來清楚地討論呢。所以哲學跟其他的專門科學一樣。非自己有一套專門的名詞不可。非每個名詞有他的確切明了的定義不可。

2、分析的方法 分析法不是指某一門學問裏的特別方法。指的是求真確知識所必不能離的普通方法。這種方法就是分析複雜問題爲若干不可再分的簡單成分的一種手續。用這種手續從前大相差異的而今可能發現出大大相同來。從前大大相同的而今可能發現出大相差異來。無論甚麼問題他都要細心的有次序的澈底去考察去分析去研究無所顧忌勇往直前。但有一層須特別注意。分析法不是祇去分析把一個複雜的東西分析成若干零零碎碎的小件兒。就算完事。最重要的是要發現出那些零零碎碎小件兒互相的關係。或他們每個相當的位置出來。

3、邏輯法式的應用 現在邏輯法式非常的活動。他一方面可以刺激哲人的哲思。一方面還可以豐富哲思的材料。最重要的供獻。在他能使哲學去研究出真確的知識形式出來。算學的邏輯已經給哲學家開闢了荒萊。諸如關係理論 Theory of Relations, 邏輯常數理論 of Logical Constants, 無窮與結連理論 of Infinity and Continuity, 種類與系統理論 of Classes & Systems. 等都是哲學中最根本先決的問題。科學的哲學非運用這些理論不可。還有一層。邏輯中關於一致與簡約的定律 Consistency & Simplicity 在哲學中亦是可以用同樣的應用。用來試驗某一種假設的真正價值。

4、問題的分釋 從前的哲學不能至今有個公共的學產。全是不曾分割問題。限制名詞的定義。

劃定應用的範圍的原故。他們太籠統了。比方真理論。從前哲學家是拿來整個兒的討論。所以論到底也論不出個青紅皂白。水落石出來。我們略一分割。則見這個問題。至少包含以下七個問題。想要真正研究。非一個一個的單獨討論不可。 1 非存在的問題 The Problem of Non-existence

2 一與多的問題。 3 邏輯形式的問題。 4 方法的問題。 5 普遍的問題。 6 知識價值的問題。 7 信仰與其目的相互關係的問題。這種一點一點的研究方法。可以使我們得寸是寸。得尺是尺。不至于一著誤滿盤全錯。所以我們才可以有公共的學產的可能。

5 明顯的同異 從前的哲學。還有一個很大的毛病。就是他的敘述不明確。這麼講解可以。那麼講解也可以。所以同一人的哲學。甲看了這麼說。乙看了就那麼說。隨意曲伸。莫衷一是。純粹科學中有此弊病嗎。我們常說純粹科學中用的是正確語言 Exact language 哲學中何嘗不可以呢。科學的哲學家。第一個責任。就是把語言弄明確了。是怎樣就的確是怎樣。不要有「二三其解」的毛病。換句話說。就是同異要明顯。

上頭說的這五種精確的定名分析的方法。邏輯的應用問題的分釋與明顯的同異。都是新實在論改造的計畫。現在正在朝着這個方向去努力。離了這五種計畫。哲學將永為談玄的玄學。不能科學化。不能成了真正的一門學問。不能有他自己的明確領土。新實在論的大功績。就在他力

爭科學地盤這一着上。

四 本體論與知識論之分家

上文我們說從前哲學的一個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把所研究問題的範圍弄明白。模模糊糊的就去討論。所以討論愈詳。紛亂愈甚。結果弄成一個黑洞裏頭捉烏貓的光景。就以我們現在所講的這一個題目來說。從前許多哲學家都一致承認知識論是其他一切科學的基礎。尤其是本體論或實在論的基礎。因為知識論是研究知識的性質可能性與範圍的科學。別的科學必以此為先決的問題。但仔細一推敲。這種說法是本末倒置的。照新實在論嚴格的研究所得來說。知識論不過是專門科學中的一種。他研究知識跟生物學。研究生命物理學。研究聲光電一樣。他必得採取邏輯中的法式與其他科學如物理生物等的研究結果為討論的根據。邏輯呀。本體論呀等等。到是在知識論之先而非以知識論為先決問題了。怎樣能說他是其他科學尤其是本體論的基礎呢。這種錯誤從洛克至今。一向蒙蔽着。這都是從前研究問題不先審題的範圍與確實意義的原故。新實在論差不多論的都是知識論上的問題。這個審題的步驟是先決問題。要緊的很。所以必須略略的申說申說本體論必得與知識論分家的理由。

欲明此義須破三執。

1、主張知識論爲其他科學基礎的人們。第一個最重要的理由。是知識論爲邏輯上根本的東西。欲申吾輩之義。須先破此。怎樣破法呢。我們首先須了解邏輯的真正命意。許多哲學家。對於邏輯的定義。還是泥守舊說。說邏輯是一個思想定律的科學。我們想思想不錯誤時。非遵守此定律不可。按現在的探討。這種說法。完全錯誤。邏輯跟其他科學一樣。討論若干名詞與關係而已。有的名詞是類 *Classes* 有的關係是發生于這些名詞之間的。有的名詞完全是命題。而研究命題。差不多全用的是含義法。 *Implication* 邏輯研究的。不是思想的定律。他研究的。是一個命題。影射另一個命題的方法。所以我們可以說。邏輯跟算學化學差不多。研究的是些「非心理」的東西。世界中有所謂類 *Classes* 而這些類互相關連。世界中有所謂真與僞。而真與僞亦互相影響。這些關連與影響。並不與人類的思想有何直接關係。比如二加二爲十五。幾千年以前就知他爲錯誤。設有一個世界。二加二真爲十五。則與我們這個世界一定要大相逕庭了。這種一個命題影射另一個命題的方法。不是人類心中的一種把戲。可以隨便玩弄。他跟其他自然科學相同。是用來研究我們所在的世界裏的事。固然萬事離不了我們的心。但物理化學。亦是用心來研究。何以我們不叫物理化學爲研究心思的科學呢。自然科學不因其用心思來研究而成爲心思的科學。當然邏輯亦同此例。當邏輯先生們研究類及命題與關係時。他們亦是研究宇宙間的現象。真的現

象。跟。物。理。學。家。研。究。光。電。磁。萬。有。引。力。一。樣。的。爲。客。觀。的。並。無。甚。麼。實。際。上。的。差。別。
邏。輯。的。真。正。命。意。既。明。其。次。當。了。解。邏。輯。在。思。想。中。的。位。置。換。句。話。說。當。我。們。思。想。中。用。邏。輯。時。跟。
用。其。他。科。學。如。物。理。等。有。何。用。法。上。的。差。別。呢。如。無。差。別。何。以。其。他。科。學。不。名。爲。思。想。的。科。學。而。邏。
輯。獨。名。呢。我。們。用。個。例。子。來。說。明。 $(a+d)^2 = a^2 + 2ad + d^2$ 這。個。公。式。是。算。術。告。訴。我。們。的。比。方。我。
們。要。求。27。的。方。看。我。們。思。想。中。如。何。運。用。一。定。是。往。公。式。裏。去。代。了。拿。20。代。a。拿。7。代。B。那。就。是。說。
拿。固。定。數。來。代。變。數。了。照。此。看。來。我。們。思。想。中。用。算。學。不。過。是。拿。算。學。中。的。命。題。當。前。題。罷。了。用。算。
學。如。此。用。其。他。科。學。亦。然。現。在。反。過。來。看。看。用。邏。輯。的。法。子。剛。才。說。過。邏。輯。的。研。究。結。果。是。類。命。題。
等。相。互。間。關。係。的。假。定。這。些。假。定。和。算。學。中。的。公。式。差。不。多。他。的。名。詞。亦。都。是。變。數。而。非。固。定。數。比。
如 $(A \vee B) \wedge (B \vee C)$ 這。個。公。式。A B C 都。是。代。表。任。何。類。的。拿。甚。麼。代。都。可。以。都。可。由。此。推。知。A 也。
小。于。C。我。們。現。在。來。代。一。下。看。設。人。的。這。個。類。是。包。含。在。生。物。這。個。類。內。的。而。蘇。格。拉。底。又。包。含。在。
人。類。裏。則。蘇。格。拉。底。定。然。也。包。含。在。生。物。類。裏。換。句。話。說。人。都。要。死。的。而。蘇。格。拉。底。是。人。所。以。蘇。格。
拉。底。也。要。死。的。諸。位。看。這。種。用。法。與。上。頭。算。學。的。例。子。有。甚。麼。差。別。不。是。一。樣。拿。假。定。來。當。前。提。拿。
定。數。來。代。變。數。麼。邏。輯。的。公。式。與。原。理。不。是。思。想。定。律。不。過。是。許。多。關。係。法。式。的。假。定。邏。輯。命。題。所。
包。含。的。名。詞。不。是。心。理。幻。想。中。的。莫。須。有。是。天。地。間。實。實。在。在。的。事。物。具。體。的。事。物。所。以。我。們。可。以。

斷定邏輯決不是研究求知方法的科學。他亦是一門客觀科學。與其他自然科學同其性質。不過研究的對象不同罷了。

從這兩層看來。邏輯不是研究思想律的科學。亦不是研究求知方法的科學。而且還有一層。我們知道。凡是一門科學的成立。未有必先假定求知方法而後能下手者。換句話說。科學之成立。在乎他命題之真假。命題間互相影射之確否。而不在于起手之步驟。研究之動機。知識論或研究知識的科學。對於其他科學。沒有甚麼特別了不地的重要關係。他亦祇是一門特殊學問。破第一執竟。

2、主張知識論爲其他科學的基礎的人們所持的第二個重要理由。是知識論可以定其他科學的範圍與限制。可以給與其他科學一個保證券。欲明吾輩之義。亦須破此。我們寫字。須先知道寫的可能。然後去寫。我們泐水。須先知道泐的可能。然後去泐。預先不知道他們的可能性。非僨事。溺命不可。研究學問亦然。須先知道知識之可能。然後去求。可以知知識之可能的。非知識論而何。這是對方所持的理由。

但這種探求。是無極無端的。研究別的學問。非先假定知識之可能不可。難道說研究知識之可能。不先有假定就行了嗎。知識論或知識之可能論。並不爲任何科學之前提。他自己亦是一門特

殊學問。

一門科學所假定的。不是知的可能。而是其前提之真實。物理學中說光是以太中一種波動。這種信念。不在知此事故之可能上。而在其前提之真實可用以解釋特殊事物上。除此之外。科學並不再假定甚麼。假定甚麼可能不可能。當我們說「明瞭這個命題是不可能的。」時。我們的命意。祇是說我們不能定他的真偽而已。

再說一門科學所必須假定的。不是知的可能。而是感察之屬實。感察屬實就是根本的了。再用不着甚麼假定來作保證。若再主持甚麼須有先入的假定。則無異知桌硬而問爲何桌硬。見藍天而問爲何天藍。無味孰甚。實地的感察。就是任何理論的試電器。用不着再用別的證明了。

明白了這幾點。我們就可以大胆地聲明。知識論不能因其研究求知的方法而去擅定保障其他科學的範圍與限制。破第二執竟。

3. 主張知識論特別重要的哲學家。尤其是康德派所持的第三個理由。是知識論可以給我們一個實在的理論。這也是本末倒置的。咱們就拿康德來說。他的純粹理性的定律。從何推論得來的呢。他是光從他研究知識本身上得來的嗎。是否他是從他自己研究科學或本體論得來。或無形受影響于當時的科學呢。他的現象論從何而來。那是他論究的前提。不是他的結論呀。他的心理

學也是前提。不是結論。又從何而來呢。還有一層。當我們看康德的理性定律時。誰能不同時想到。奈端的力學三定律呢。由此可見。知識論所給與的實在理論。並不是根本的。先諸所有的。亦祇是以別的科学爲根據而假定的罷了。

比如「實在是一個自相一致的系統」的這一個總論。在超經驗派看來。好像是空諸依傍。獨生獨立了。但這也是一種信念。我們思想中引以爲前提的。非他自己就是思想律。不過他沒有一點點的虛僞。所以我們沒有不先假定他的時候。所以他與我們的思想關係。特別密切。就其實和思想中用別的公式定律一樣。

照此說來。知識論並且不能給我們一個實在理論的基礎。總上三端。知識論非邏輯上根本的東西。不能證明知識之可能。又不能立一個實在論的基礎。則本體論當然得從知識論解脫出來。不讓知識論獨占鰲頭了。

五 獨立理論闡旨

新實在論說。宇宙間的萬有。任舉一物。都有無量數的現象。所可呈現的。祇是一部分而已。我們平常所謂的「一件東西」。乃此無量數現象之總和。雖然不可目接。而論理上是的確有的。譬如遠視此桌。他的現象。隨地位光線等等而異。皆因桌的現象。本來是無量數的。此種彼種。皆是物所

本。有。獨。立。存。在。偶。爾。與。觀。察。者。相。緣。相。觸。遂。發。生。某。種。關。係。而。且。不。但。此。無。量。數。的。現。象。為。獨。立。之。存。在。就。是。他。的。總。和。論。理。實。體。 (Logical Entity) 亦。是。獨。立。存。在。毫。無。憑。借。新。實。在。論。最。重。要。的。理。論。就。是。這。獨。立。存。在。識。外。實。有。的。主。張。到。底。這。個。獨。立。理。論。有。甚。麼。根。據。呢。這。個。關。係。是。新。實。在。論。能。存。立。不。能。存。立。的。性。命。問。題。不。得。不。申。說。一。番。

一 依靠的意義

「獨立」的背面為「依靠」「獨立」的原始意義是「非依靠」所以欲明了「獨立」的意義。非把「依靠」的各種意義先了解不可。一種關係若與「依靠」的任何意義都不相符。我們就可說是「非依靠」了。「獨立」了。這不是頂好方法嗎。

依靠習用的意義列舉如下。

1、關係 關係這個名詞很難定義。但凡是分析的思考都靠着關係的觀念為之貫串。而諸如「前」「後」「多」「少」「似」「不似」等等情形。又是確定不可移易的關係。盡人皆曉。所以實在說「關係」雖不是「依靠」的真正意義。而以其在思考中占很大的地位。為我們所常常習用。我們把他列為第一義。

2、整分之依靠 (Whole, Part) 我們常說一個整體依靠着他的分體。依靠着他所包含的他所

能爲所分析的各部分。這是思考中常常見的情形。但這種依靠有兩種不同的形式。須少爲留意。一是物質的。一是形式的。物質的關係。是變數的特殊價格間的關係。形式的關係。是變數本身間的關係。比如說中國政府與孫中山先生的關係就是物質的。說天津與北馬路的關係就是形式的。

3、分整之依靠。整體是有機體時。我們就可說分體依靠着他所歸屬的整體。這個亦有物質與形式二種。一個正角三角形的弦是形式上靠着正角三角形的定義的。一個特殊的弦則靠那所歸屬的三角形的特殊價格了。但我們試少一深思。則發現當我們說一個弦的意義靠着他所歸屬的正角三角形時。我們的蘊意。不過是指一個分體對於其所歸屬的整體的參與罷了。不過是說一個三角形的正角的對邊。若無此三角形。不能如此如此罷了。換句話說。一個分體若無整體。則不成其爲分體。再含蓄一點。就是說。整體與分體之間的複雜關係。靠着整體爲其一。[端]Term罷了。如此說來。分整的依靠。還不過是整分的依靠。無機界如此。有機界亦然。

4、物性。當我們說一件東西依靠他的屬性時。這個東西或是爲屬性所組成。或賴之以定義。二者必居其一。照此則又成整分之依靠了。

5、性物。此與分整相同。如玫瑰之紅。無玫瑰則不成其爲紅。

6、因果 因果的關係是物質的。是兩個複雜事體間的物質關係。是由他們各自組成變數間的關係而生出來的。因與果皆是明顯的。皆可證明。皆可觀察。非獨果可見而因則不可提摸。一個公式固定。他們變數間的形式關係叫做定律。他們變數的物質間的相當規定就是因果。

但我們習用上。常常介紹進時間觀念來。就是在先者的複雜情形爲因。在後者爲果。所謂因者是那些別的價值 Value（同時間在一起）可用來決定未來複雜的價格的。

此處有一層須注意。我們不是說因果是爲定律所規定嗎。那就是說在定律所敘述的規系 System 中。因果方能發生。亦就是說除非因果中的複雜體爲這個規系中的一個分子時。無因果之可言。在定律下。因果是互相爲因果的。但以此我們不能便說無此律即無此因果。此律可生此因果。彼律或亦可生此因果。未可以一漏萬。因此因果的意義祇可限制的用於祇此一律方能生此因果的時候。若別的亦行則失因果的資格了。

7、相互作用 相互作用。常常用於因果之間。但普通無前因後果之設。因果相互影響。無分彼此。由今可以知來。同樣亦可推往。所以我們可以說相互作用的意義是定律中各個變數價格的相互規定之謂。時間的觀念並不重要。但因此我們下文便可祇說因果。不說相互作用。我們假定凡是因果都是有相互作用的。

8、含意 含意是一個邏輯上的簡單關係。但須知道。這個關係不是相稱的。Symmetrical 含意者依靠是一意義。所含意者又一意義。三段論法的兩個前提。若結論不真。則二者不得俱真。而二者俱假。結論也時亦可為真。祇是含意者依靠所含意者的關係是正面的。無條件的而已。

9、被含意 被含意者依靠含意者。其關係祇在一定意義中是如此。因被含意者或可由其他方法指示之故。所以一件事體被含意於兩個前提時。我們不能說他依靠任何前提。說依靠甲罷。取消甲乙亦可含意他。換句話說。他的依靠不在某前提上。而在規定的某特殊邏輯系統上。除非 a 祇為 b 所含意。不能說 a 依靠着 b。

以上九種關係。去其重複。祇剩五種。關係整分獨占的因果。含意。獨占的被含意。這五種關係。於我們的討論上有很大的幫助。

二 新實在論中「獨立」的意義

1、獨立不是非關係。

實在論並不反對「非關係」。但他用獨立這個名詞時。他心中所指的不是「非關係」。易言之。新實在論最根本的特性是分別關係與依靠。主張新實在論最要緊的職務是證明。雖然各「端」相互關係。而實則各自獨立。或證明「依靠」是一個超于純粹 Bare 關係的東西。僅為關

係不能算是「依靠」

有的人主張新實在論所謂的「獨立」是說一件東西無人覺察時自己存在。這種說法有兩種解釋。一、一個東西無被覺察之可能時獨立存在。照此說則獨立之存在的東西祇是些不可知的東西了。二、一個東西之獨立存在不需要覺察然後方能存在。不覺察時亦依然存在。但此說與說「一個獨立東西不靠覺察」何異。獨立這二字的意義依然未釋。新實在論所當從事的。是要一個「獨立」的界說不肯定覺察亦不否定覺察。

總之新實在論的獨立定義是一個特別的關係祇知識在關係中占一位置。不足以辨護依靠。被知是一個依靠關係呢。不是呢。若是則凡所知者是依靠的。若否則東西是非依靠或獨立於被知的。不管其是被知或不被知了。

2、獨立非前後位置

前提因並不獨立于所含意的果。所含意的果並不一定依靠于前提。與因換句話說邏輯上的自動與被動或者說邏輯的方向跟獨立與依靠並不相同。並不一致。唯心主義者恆以此主持其說。謂我為邏輯的自動者。故獨立物為邏輯的被動者。故依靠皆不能立。此區別的毛病。

3、獨立是非依靠。上述依靠諸義之完全缺席。

設欲證明 a 依靠着 b 必須指明 a 含着 b 或 a 爲 b 之因或果（假定在一個獨占的規定 a 的系統中）或 a 含意着 b 或 a 獨爲 b 所含意若此數者皆非不能說 a 依靠 b 應說 a 獨立於 b 了 a b 間有何另外關係我們不管因爲這無傷其爲獨立祇不爲上述之形式就足以證明此關係爲非依靠的關係而爲獨立的了于此有三種時行誤會不得不一一關之。

A、新實在論並未主張以其獨立說來界說實在設 a 獨立於 b a 必以 b 外之端 Term 爲之界說須知道獨立並非一種關係不過是一種特殊關係之不存在而已怎樣能以獨立來界說任何東西呢設我們說 a 與 b 有點關係而 a 爲獨立我們無異說我們可以參照這種關係來定 a 之意義罷了。

B、新實在論並未假定凡是對於 a 真實的東西皆一切獨立於 b 因爲 a 的獨立於 b 是 a 的真實而此種假定則明顯的是依靠着 b 的對於 b a 是獨立其明白的表意是說 b 的東西或真實于 a 或不真實于 a 皆非 a 之所必須者如此則此學說所當注意者是 a 所依靠者與祇是真實于 a 者間之區別。

C、當 a 對於所獨立的東西發生關係時 a 必得着那種關係而與前此之 a 相差正如許新實在論並不反對此說新實在論所反對者是說此新加關係是必須于 a 的明白了這個區別我們就

可以明白下說。設 a 被我所知。所獨立者是 a 自己。a 可不用我的知識來組成他自己。而此新複雜體「知 a」則當然靠着知識以知識爲其組成之一分子。

三 新實在論的普通獨立理論

依靠之意義與獨立之意義弄明白了。我們就可以立我們的獨立理論。以下簡單的說說他的理由與應用。

1 凡簡單的實體皆相互獨立。

按着整分的意義。簡單的實體不能說是依靠的。因爲既簡單了。不能說是一個包含着分體的整體。簡單的實體亦不能說是爲所因果的。因爲他們不能爲任何變數之價格。如此則亦破壞其所謂簡單了。簡單的實體亦不能含意他物。或爲他物所含意。因爲這種關係祇能存在於命題之間。這是邏輯家所公認的。

照此說。則既爲簡單的實體。當然是獨立的了。

2 簡單的實體對於他所歸屬的複雜體爲獨立。

一個複雜體不能爲其組成分體的一部分。這是最明顯不過的。反過來說。一個簡單的組成分子亦不能對於其被包含着的複雜體有所因果與含射的關係。

3、按。着。他。們。的。簡。單。分。子。說。複。雜。體。是。相。互。獨。立。的。從。上。說。可。演。出。來。了。若。簡。單。分。子。併。不。依。靠。着。他。所。歸。屬。的。複。雜。體。當。然。即。不。影。響。其。分。子。複。雜。體。亦。可。破。壞。所。以。兩。個。複。雜。體。不。能。因。有。共。同。的。分。子。而。相。互。依。靠。比。如。說。玫。瑰。之。紅。與。櫻。桃。之。紅。同。紅。也。而。玫。瑰。與。櫻。桃。仍。各。自。獨。立。玫。瑰。雖。枯。而。櫻。桃。仍。在。其。紅。亦。仍。在。也。

4、第。一。複。雜。體。依。靠。第。二。複。雜。體。時。第。二。複。雜。體。必。為。第。一。之。一。部。分。

這。個。公。律。是。跟。着。整。分。關。係。來。的。不。過。我。們。須。特。別。注。意。此。處。之。依。靠。非。相。互。的。祇。能。說。第。一。依。靠。第。二。不。能。說。第。二。依。靠。第。一。分。體。依。靠。整。體。不。能。以。其。為。整。體。之。一。部。分。就。說。有。依。靠。關。係。除。非。他。與。其。他。部。分。發。生。關。係。才。行。明。此。則。可。說。當。兩。個。複。雜。體。相。互。依。靠。時。我。們。並。不。包。含。其。各。部。分。亦。相。互。依。靠。之。意。

5、第。一。複。雜。體。依。靠。第。二。複。雜。體。則。第。一。不。為。第。二。之。獨。占。的。因。必。為。其。獨。占。的。果。

此。條。我。們。須。小。心。應。用。此。因。果。關。係。不。存。在。于。整。分。關。係。之。間。而。存。在。于。其。間。之。某。種。性。質。比。如。說。木。星。依。靠。日。我。們。的。意。思。是。說。其。速。率。相。互。有。關。係。非。單。說。木。星。與。日。木。星。與。日。有。何。因。果。的。關。係。這。不。是。笑。話。嗎。

6、第。一。複。雜。體。依。靠。第。二。複。雜。體。時。第。一。必。含。意。第。二。但。有。一。點。也。須。注。意。比。如。說。三。段。論。法。中。之。

大小前提含意其結論是不錯的了。但我們不能說大前提或小前提依靠結論。祇能說二者之和或其相互間之關係。

7. 第一複雜體依靠第二複雜體時第一必祇爲第二所含意并無別個。此處之依靠亦非相互的。

說了半天總算發現了幾種非相互關係的依靠例子。反對新實在論者亦可少爲不太武斷的批評了。當我們說物體獨立于觀念時我們並不指說觀念必亦獨立于物體因爲二者間的關係是屬于非相互的依靠的。

到此我們可以總起來說。

凡一個複雜體獨立于另一個複雜體時第一個必不似上述諸依靠例中之任何一種去依靠第二個至於其他的關係則不必管了。

換句話說我們不必去列一張非依靠關係的表出來。獨立并不是一個關係或非關係的問題。他祇是一個有一種特殊關係與沒有的問題。一個實體若我們不能證明他有依靠的關係那就是獨立的了。有一個實體 a 另一個實體 b 我們必得去考察 b 是 a 的一部分否 a 含意 b 否 a 獨爲 b 所因果含意否若答案爲肯定的那麼 a 依靠 b 了若否則 a 獨立于 b 了。

獨立之意義既明。但還有兩點。應該特別提出。求閱者注意。

第一。一個簡單的實體 a 。可以進一個複雜體內。而此複雜體。是依靠另一個包含簡單實體 b 的複雜體的。此 a 原先是獨立于 b 。經此。仍不失其為獨立。

第二。一個複雜體。可以變做依靠一個從前曾對之獨立的複雜體。但如此。則那個複雜體。必須有所改變才行。比如說 a 的動率。在一定的時間內。在力圈 M 內。Fields of Force 是依靠 b C 獨立于 N 圈裏的 Y S 的。過去那個一定時間。則又依靠于 Y S 了。我們若為明白計。這個關係。應當說 a 從 a^1 (獨立的) 變到 a^2 然後依靠 Y S 。但我們不能說因為 a^1 與 a^2 相互依靠。遂說 a^1 是間接的依靠 Y S 。而 a^2 間接的依靠 b c 。我們不能冒冒失失的下結論說。兩件東西依靠同一的東西。他倆遂相為依靠。我們知道因果的規定。除非在獨占的關係中。不能有依靠的關係發生。 a^1 是獨立于 N 。而 a^2 獨立于 M 。祇在從 a^1 變到 a^2 時。 a 是變成依靠的了。

四 應用到知識上的獨立理論

1. 當一實體被知。或由別的方法被經驗時。他的確是與複雜體關連起來了。

如此說。則與「知覺中無主賓位之分」之主張相衝突。與「知覺中之主體為一簡單活動或物體」之主張亦衝突。這個很對。因為他所同意的。祇是以下的幾種主張。

知覺中之主詞不過是一個 Context 聯絡文。因一種特殊關係能把賓詞攫取罷了。

或者說主詞不過是一個 Apperceiving Mass 覺體。或情感的背景。或有組織的自覺。所知的所經驗的東西。不過被其吸收罷了。

或者說主詞不過是那個活的靈的的有機體。並沒有甚麼了不地的地方。

2、簡單實體並不依靠知覺

簡單的實體。照我們上文所講的依靠定義說。並看不出有一點依靠的意義來。祇要這種簡單的實體之知識為可能。我們必得說他是獨立于知識的。

無論你承認此簡單實體可單獨被知也罷。不承認也罷。這種簡單的實體之可知是毫無疑問的。無論你主張說我們可知的是些印象（經驗派）也好。主張說可知的是些邏輯的範疇也好（唯理派）這種簡單實體之存在是毫無疑問的。既有這種知識中之原素則已。可證明是獨立的了。

若不信。我們試分析看。他們與知識是整分關係麼。他麼是與知識有如科學上之因果關係嗎。他們是為知識所含意。或含意知識嗎。一定不是那麼不是依靠了。非依靠不就是獨立嗎。依新實在論講。這種簡單的實體也不在此。也不在彼。也不屬此。也不屬彼。也到處是。到處不是。他無定所。他

無。所。他。可。在。此。可。在。彼。唯。關。係。之。視。

3、按着他的簡單分子講。複雜體是獨立于知識的。這不過是一個上條的附義罷了。

我們上文已屢屢講過。一個複雜體雖依靠別的東西。不一定他的組成分子亦當依靠。

欲求以上三條之更爲明瞭茲特舉例以明。如邏輯中或算學中的命題。他們是獨立於知覺的。如

$$C^2 = a^2 + b^2 - 2ab \cdot \cos R$$

R 是三角形的度

C 對邊 a b 連邊

這個命題依靠着知識的關係嗎。

第一。此命題中並未包括着知識的關係爲其一部分。他與情感的背景。覺體。活的靈的的有機物。并無何等關係。然則他非整分的關係了。

第二。他亦并不含射着知識關係的意義。

第三。待我們看看他與知識有因果的關係否。有獨占的因果關係否。否。否。這個命題。儘可由他所歸屬的邏輯或算學的系統中規定了。用不着拉攏甚麼知識。算學中許多理論。含射着他的意義。不錯。這個命題是我們一步一步證明來的。但以此我們可以知道就是說他與知識有因

果關係亦非獨占的了。亦非是證明他的依靠了。他當然是獨立的。算學邏輯中的複雜體如此。推而至於物理中的亦然。並不依靠着知識。

5、話雖如此說。複雜體不依靠着知覺。但並不因其獨立而失其能爲知覺之賓詞的資格。「依靠」跟純粹關係不同。所以獨立亦並不假定「非關係」設「知識不過一種關係」的。這一個假設不錯。則一個東西之獨立並不限制他可以爲我們所知。亦昭然若揭了。能知是一個問題。依靠不依靠另是一個問題。不能說能知就一定依靠我們。試一究知識知識亦是有他自己的定律的知識程序中的各部分主詞也好。賓詞也好。都得遵守定章。換句話說。一個東西被人所知。他必得接着知識所行的正軌。花之色非眼不覩。耳聽不出也。鈴之聲非耳不聞。眼看不出也。再深一層說。聲太小聽不出。太大亦聽不出。非適如其度不能明明顯顯的被你的耳聽的分明。這是甚麼原故。一物之被知並不是雜亂無章。隨隨便便。碰巧如此的。他有他的一定程序。一定規率。換句話說。一物之知非僅用你所謂的知覺就行。他還得適合一定的程序。不適合時你的知覺如何靈活亦是不能爲你所知。照此說。一物之知并不專靠知覺。怎能說物是依靠的呢。識知的關係不是一個空空洞洞的東西。抽象的東西。他是一個複雜的手續。他有他的一定的規率。物理的。生理的。生物的。倫理的。等等。

我們上文曾聲明過。若被知這個手續是依靠關係。則所知者亦是依靠的。否則不是。到此我們的主張算大體已經證明了。

爲清楚起見。再簡單的括叙一番。

1、平常我們說「知覺的對象。既爲知覺的對象。當然離了知覺。不成其爲如此。」這就是物體依靠知覺的一個好證明。若推敲一下。跟我們前面說的「分整關係不過是整分關係的變相」的例子一樣。我們這句話的實在意義。祇是說知覺的對象若無知覺。則不成其爲知覺的。換句話說。知覺與知覺的對象之間的複雜關係。靠知覺爲之一端而已。誰依靠誰。不敢一定。怎能定說對象依靠知覺呢。再說。縱然就是知覺的對象。這個複雜體。依靠知覺。我們上文亦已說明。不見得他的組成分子。就亦得依靠他對象。還不能說就依靠知覺。

2、比說我們識別一件東西B。B當然以其爲一個識別對象的資格。依靠「識別的作用」。而這個識別的對象。當然得遵守識別定律。受識別中其他因子的規定。照此我們祇可說在這個「一件物體被M所識知」系統中B的一切。呈現改變等等。不過是主詞M的一個函數 Function。我們能不說B是無條件的依靠着M。除非我們可以證明離了這個系統B不爲其他所規定。我們現在總結起上文來爲一結束。

1、獨立是「非依靠」

2、依靠跟純粹關係不同。他是一個特殊關係。在其中依靠者或包括着依靠的。或含射着。或獨占的爲所因。或爲所含射。四者必居其一。

3、獨立者可以與對之獨立者相互發生關係。亦可以不。只要不如上頭說的那麼就行。

4、知覺的對象的確是關連於知覺的。但此不足以證明他就依靠知覺。

5、有許多實體包括着簡單物與複雜體。他們並不依靠知覺。因爲他們還與知覺有如上2之關係。

以上簡單的把新實在論的精神並他的獨立理論介紹了。原義深奧。作者筆拙。不能盡情發揮以餉閱者。但如能因此引起閱者研究的興趣。對於這種新興的學說。加以深刻的探討。則爲萬幸了。



樂

湯

亦

和

題



著

唐方鎮年表 卷一之一

吳廷燮

貞元二十年	段祐	沈亞之臨涇 城碑郝珙貞 元中為涇將 臨涇地扼洛 口願以城控 之帥不用珙 計帥死其校 段祐代為帥 珙又白遂築 城於臨涇
永貞元年	段祐	
元和元年	段祐	臨涇城碑元 和初祐入覲 遂留宿衛
二年	段祐	
三年	段祐	白居易四詠 北庭行軍度 原等州節除 等使段祐尚 檢校兵部尚 書右神策大 將軍制展執 珙之勤禮瀝 戀闕之深誠 方圖爾勞且 遂其志
四年	朱忠亮	朱忠亮 舊紀三年三 月庚子以定 平鎮兵馬使 朱仕明為四 鎮北庭涇原 等州節度使 四月癸丑賜 名曰忠亮 新表涇原節 度增領行渭 州
五年	朱忠亮	
六年	朱忠亮	
		白居易與仕 明詔卿久鎮 邊防初膺闡 寄式旌勤效 俾洽恩榮今 改封卿榮陽 郡王仍改名 忠亮

專著 唐方鎮年表

太和二年	李祐	舊傳太和初 討李同捷遷 檢校戶部尚 書滄景德節 度使通鑑太 和二年十月 乙酉以左金 吾大將軍李 祐為橫海節 度使	李帖
三年	李帖	舊紀四月丙 申以涇原節 度使李帖為 齊德等州節 度使改名有 裕度使改節 册府元龜高 少逸侍御二 年為侍御史 時金吾將軍 李帖入閣失 儀	張惟清
四年	張惟清		
五年	張惟清		
六年	張惟清		
七年	張惟清	舊紀六月癸 未涇原節度 使張惟清卒	康志睦
八年	朱叔夜	新般侑傳再 召為刑部尚 書涇原節度 使朱叔夜坐 侵牟士卒賊 數萬罷為左 武衛大將軍 侑疏其罪天 子死之賜叔 夜死出侑為 山南東道節 度使	朱叔夜
九年	朱叔夜		舊紀六月己 亥以右神策 大將軍劉沔 為涇原節度 使九月乙亥 改振武麟勝 節度使
			王茂元
			舊紀十月癸 未以前廣州 節度使王茂 元為涇原節 度使
			舊紀十一月 己卯以左神 策長武城使 朱叔夜為涇 州刺史充涇 原節度使
			舊紀四月辛 丑以右金吾 衛大將軍張 惟清檢校司 空充涇原節 度使

會昌四年	史憲忠	封敕隴州防 禦使史憲忠 授涇原節度 使制生知臣 節幼學兵符 忠已盡于君 臣情可斷于 昆弟使寵榮 陽旋列環衛 日者輟于牙	新傳遷涇原 節度封漢陽 郡侯召為將 作監領陳許 節度	王茂元	開成元年	
五年	史憲忠	制今以涇上 右軍平原善 地左接甸服 右連藩固湯 豐鎬之金巢 室犬戎之巢 穴是豈于自 郡邸陟于齋 壇曳尚書之 履聲舉將軍		王茂元	二年	
六年	史憲忠	新傳黨項內 寇徙朔方	使未嶺一燧艦于涇節旋尚原書李 臣復猶別四燧回上擁歸書讓濮商 寢乞擅漢頰學中樓戎又表加陽隱 命追雷庭堯燒能田馬分萬兵公為 還山葱歷烽講穀于施里部涇尚	王茂元	三年	
大中元年		宜己搖久負罷十地畿權一守俄陽李 熱心處約嚴州控五寒去昆以公商 求力炎渝撤之藩百燠闕壞朝朝情為 退自荒盟警多寇里處庭須那那表 為思內臣則苟數之京五人闕表		王茂元	四年	
二年	康季榮		見州至府為錄太平楊 玉節軍擢用仇異記廣鎮 泉度使除累良楊鎮 子使涇職開鎮引	王茂元	五年	
三年	康季榮	唐會要七月 涇州節度使 康季榮奏六 月二十七日 收中原三舊 大收中州年 置武州於蕭 關	乃鼓等楊師新 止而屯鎮兵李 做之兵大遂帝 兵衛良京	楊鎮	會昌元年	
四年	康季榮			楊鎮	二年	
五年	康季榮		斛十度憲藩築新 戌萬使忠數三傳 人粟積涇犯原會 宜百緡原塞城昌 之萬錢節拜吐中	史憲忠	楊鎮	三年

爪守在沂隴 戎事既肅 心用安	大中六年	康季榮	沈詢前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徐州節度使制	裴識	新傳進湖南 觀察使入拜 大理卿封晉 國公半度為 涇原節度使 宣宗親臨遣 至治整戎器 開屯田加檢 校刑部尚書	為別種王蒙數 為邊害公論
校工部尚書 充涇原節度 等使	七年	裴識	東觀奏記上 自黨項叛擾 推其由乃邊 將貪暴利其 羊馬多欺取 之使用李福 為夏州畢誠 為邠寧大涇 卿裴識為涇 原節度	文苑英華授 李遂平盧節 度使制嶠南 著招撫之績	咸通元年	渾侗
	八年	裴識	舊傳大中八 年為鳳翔節 度使	通鑑九年十 一月右威衛 大將軍康季 榮前為涇原 節度使擅用 官錢十二月 貶夔州長史	三年	
	九年	康季榮	按季榮無傳 合通鑑及諸 書考之季榮 再鎮涇徐	舊傳大中九 年黨項叛以 簡求為涇原 節度使	四年	
	十年	盧簡求	舊紀十一年 八月以四鎮 北庭行軍涇 原渭武節度 使檢校右散 騎常侍涇州 刺史御縣大 夫范陽為義 武節度使	武節度等使	五年	李宏甫 新表宏甫姑 威秘書監上 公子宗正卿
	十一年	盧簡求	陸耽 陸耽八月以 鹽州防禦使 為涇原節度 使	李承勛 通鑑十月己 巳以秦成防 禦使李承勛 為涇原節度 使	六年	李宏甫
	十二年	李承勛	通鑑五月辛 巳以涇原節 度使李承勛 為嶺南節度 使	渾侗	七年	李宏甫
	十三年	渾侗	路巖渾公碑 公諱侗字復 貴父鎬義武 軍節度再為 少府監遷金 吾大將軍日 在彤庭宣宗 器其能遂賜 高牙暢轂鎮 于回中		八年	

乾符三年	周寶		咸通九年	李璣	以書遣舍人歸誠奉戰馬牛驃備丁壯卒三千聚新粟五萬斛檢校軍中尚書居歲餘復召為大金吾
四年	周寶		十年		涇上垂訓齊之名英烈之門爾實為冠按涇上謂鎮涇原東志廣明廣賢贊肅州十賜節倣李璣還詔李璣復起亦効
五年	周寶	太平廣記引靈應傳涇州之東二十里有神女湫乾	十一年		
六年	周寶	通鑑十月以涇原節度使周寶為鎮海節度使	十二年		
廣明元年	程宗楚		十三年		涇原節度使舊紀大中十三年三月以安南經略使李宏甫為宗正卿
中和元年	程宗楚	通鑑中和元年正月鄭畋約涇原節度使程宗楚同	十四年		
二年	胡公素	通鑑二月涇原節度使胡公素薨王鐸承制以大將	乾符元年	周寶	新傳備軍將武宗稱其能擢金吾將軍進檢校工部尚書涇原節度使務耕力聚根二十萬斛號良將
三年	張鈞		二年	周寶	

張鈞	景福元年	張鈞	中和四年	
張鈞	二年	張鈞	光啓元年	
弟制彰陸使張以通張 兄玉義辰辰鑄鑄鑄 咸鈴節授為涇鑑十一 繼金度張節原留一月 於匱使鑄度後月	張鑄	乾甯元年	張鈞	符五年節度 使周寶在鎮 新傳黃巢據 宣歙徙寶鎮 海節度
	張璣	二年	張鈞	三年
	張璣	二年	張鈞	三年
循以糗降龔良叛恩者平節崔 而用糧城行首亂遠宋章度遠 翫兵惟鎮討奉爰命文事張授 寇不踴自伐詔仗將通制澗州 因躍備繼書忠清背近同	張璣	三年	張鈞	文德元年
	張璣	四年	張鈞	龍紀元年
	張璣	光化元年	張鈞	大順元年
勉播彌名勤宣秘閱使珂張節留全通 承襄觀爰幼其略名制彰元度後忠鑑 建惟奉自闡於美友韜珂節晏使張表正 節之上主於於美友韜珂節晏使張表正 之美既留令忠克鈞闕度張為義月朱	張珂	二年	張鈞	二年

鄜坊
鄜坊丹延
節度觀察
兼置等使
處鄜州刺
兼鄜州刺
史領鄜州
丹延四州

光化三年	李茂貞	通鑑光化二年九月癸卯	以鳳翔李茂貞為鳳翔彰義節度使	至德元載
天復元年	李茂貞	册府元龜將帥部李茂貞鎮鳳翔特動	鎮鳳翔張球	二載
二年	李茂貞	洋州楊守忠	鳳州刺史滿	乾元元年
三年	李茂貞	存皆奪其地	牧伯諸子弟為	二年
天祐元年	李茂貞	舊紀正月戊子朔方節度使郭子儀	兼鄜州節度使	上元元年
二年	李茂貞	兩道節度使	兼鄜州節度使	二年
三年	李茂貞	元和中姓纂唐	上元中將右	寶應元年
四年	李茂貞	郭子儀傳天子幸陝州王甫入長安藩軍惶駭而去	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守朝堂	廣德元年
			舊傳累戰功	
			白孝德	
			鄜州節度使	

<p>大歷七年 臧希讓</p>	<p>八年 臧希讓 顏魯公集臧 公懷恪碑別 甯山南觀察 使集賢待制 工部尚書魯 國公希讓至 德中今上為 元帥東伐充 押牙從收兩 京</p>
<p>九年 臧希讓 舊紀九月乙 巳渭北節度 使坊州刺史 臧希讓卒</p>	<p>十年 郭子暉 新表郭氏渭 北節度使子 暉子儀弟</p>
<p>十一年 郭子暉</p>	<p>十二年 郭子暉</p>
<p>十三年 郭子暉</p>	<p>十四年 郭子暉 新表罷渭北 節度置都團 練觀察使 吳希光 舊紀閏五月 巳丑以右羽 林大將軍吳 希光檢校散 騎常侍兼御 史中丞充渭 北鄠坊丹延 都團練觀察 使 崔寧 舊紀十一月 癸巳加崔寧 兼靈州大都 督單于鎮北 大都護朔方 節度等使出 鎮坊州</p>

建中元年	崔寧	李建徽	通鑑大曆十四年十一月 延州刺史李 建徽知鄆坊 丹延留後
二年	崔寧	李建徽	舊紀七月辛 己以鄆坊丹 延觀察留後 李建徽爲坊 州刺史鄆坊 丹延都團練 觀察使
三年	李建徽		通鑑建中四年十一月乙亥 使李延徽入 使李延徽入
四年	李建徽	渾瑊	新表復置渭北節度如上 元之舊尋罷 未幾復置徙 治鄆州其後 置鄆州團練 察防禦使觀
興元元年	李建徽	李晟	舊紀三月丙 戊加神策節 度使李晟兼 京畿渭北鄆 坊丹延節度 觀察使八月 癸卯加司徒 中書令合川 郡王李晟兼 鳳翔尹充鳳 翔右節度 等使涇原四 鎮北庭行營 兵馬副元帥
貞元元年	唐朝臣		舊紀八月甲 辰以同絳節 度使唐朝臣 爲鄆坊丹延 等州節度使
二年	唐朝臣	論惟明	舊紀七月戊 午以鄆坊爲 度唐朝臣爲 單于大都護 振武綏銀節 度使
三年	論惟明		翰苑集論惟 明鄆坊觀察 使制丘甸無 虞但廉風俗 可依前檢校 工部尚書兼 鄆州刺史御 史大夫充鄆 坊丹延等州 都防禦使觀 處置等使舊 紀十一月辛 丑鄆坊節度 使論惟明卒 新表復置渭 北節度使以 綏州隸夏

貞元四年	王栖耀	舊紀正月壬戌以左龍武大將軍王栖耀為鄆州刺史鄆坊丹延節度使
貞元十二年	王栖耀	册府元龜帝乙亥加鄆坊丹延節度觀察使鄆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王栖耀檢校禮部尙書
五年	王栖耀	
六年	王栖耀	
七年	王栖耀	
八年	王栖耀	
九年	王栖耀	
十年	王栖耀	舊紀十一月丙辰以同州刺史劉公濟為鄆州刺史鄆坊丹延節度使
十一年	王栖耀	劉公濟
十一年	王栖耀	舊紀十月己酉鄆坊丹延節度使檢校禮部尙書王栖耀卒
十一年	王栖耀	柳河東集先友記劉公濟河間人寬厚碩大與物無忤為渭北節度入為工部尙書卒

貞元二十年	劉公濟	裴玢	舊紀正月已亥節度使劉延公濟為工部尚書以其行軍司馬裴玢代領其任權載之集鄭坊節度推官唐君墓誌故人彭城劉景通鎮洛辟理軍訟俄而景通入覲為冬官司空	元和七年	元義方	舊紀正月辛未以京兆元義方為鄆州刺史鄆坊丹延觀察使
永貞元年	裴玢			八年	元義方	舊紀四月丙戌鄆坊觀察使元義方卒薛伾
元和元年	裴玢	新表析丹州置防禦使		九年	李銛	白居易右金吾將軍薛伾
二年	裴玢			十年	李銛	
三年	裴玢	舊紀二月癸丑以鄆坊節度使裴玢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路恕	十一年	李銛	舊紀二月丙子以右金吾衛大將軍路恕為鄆州刺史
四年	路恕			十二年	李銛	舊紀十一月丙戌宣武都虞侯韓公武為鄆坊節度使
五年	路恕	舊傳為鄆坊觀察使太子詹事		十三年	韓公武	
六年	路恕	韓集路公碑元和六年九月望薨于東都正平里第明年葬萬年少陵原子臨漢縣男貫告于叔父御史大夫鄆坊史延觀察使恕		十四年	韓公武	韓集楚國夫人韓氏前鄆州節度使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元武和十四年十一月

<p>元和十五年 韓公武</p>	
<p>韓瓘 舊紀正月庚子以少府監韓瓘為鄆州刺史</p>	<p>鄆坊觀察使制舊紀在四月辛卯由將月任七月作監任七月癸酉任卒</p> <p>裴武 舊紀八月丁亥以司農卿裴武為鄆坊觀察使十二觀察使入為京兆尹</p> <p>李銛 舊紀十二月庚辰以京兆尹李銛為鄆坊觀察使</p>
<p>二年 韓充</p>	<p>王承元 舊紀二月癸酉以鄆坊丹延節度使韓充為義成軍</p>
<p>三年 崔從</p>	<p>新傳長慶初由尚書左丞領鄆坊節度寶歷初為東都留守</p>
<p>四年 崔從</p>	<p>康藝全 舊紀六月己卯以左神策大將軍康日全為鄆坊節度使</p>
<p>寶歷元年 康藝全</p>	
<p>二年 康藝全</p>	
<p>太和元年 康藝全</p>	<p>何文哲 舊紀九月癸亥以左神策軍將軍知軍事何文哲為</p> <p>鄆之一日薨于鄆之公府大夫委節去位詔再起之固守不變</p>

<p>延節度使 韓集楚國夫 人墓志注孫 曰公武執喪 不變元和十 五年正月以 弘弟充代公 武為節度使</p>	<p>太和二年 何文哲</p>
	<p>三年 何文哲</p>
<p>節度使以代 王承元為七 坊節度使承 元丁巳以承 元為鳳翔隴 節度使</p> <p>崔從</p> <p>舊紀七月丁 巳以左丞崔 從檢校禮部 尚書鄜州刺 使</p>	<p>四年 何文哲</p> <p>邱直方</p> <p>舊紀正月丙 戌以左神策 大將軍丘直 方為鄜坊節 度使</p>
	<p>五年 邱直方</p>
	<p>六年 邱直方</p> <p>史孝章</p> <p>舊紀九月壬 子右金吾將 軍史孝章為 鄜坊丹延節 度使</p>
	<p>七年 史孝章</p> <p>劉賓客集鄜 寧節度使公 碑起為右金 吾將軍開歲 擢授鄜坊節 度使居四節 年遷鎮于滑</p>
<p>鄜坊丹延節 度使</p>	<p>八年 史孝章</p>
	<p>九年 史孝章</p> <p>舊紀八月戊 寅以鄜坊節 度使史孝章 為義成軍節 度使</p> <p>趙儋</p> <p>舊紀八月甲 申以左神策 軍大將軍趙 儋為鄜坊節 度使</p>

開成元年	蕭洪	蕭洪 舊紀八月甲戌許稱國舅人前鄜坊節度使蕭洪宜長流驪州	傅毅	傅毅 舊紀七月辛未以左金吾衛將軍傅毅為鄜坊節度使	會昌四年	劉礎	劉礎 封授劉礎鄜坊節度使制乃眷雕陰
二年	傅毅				五年	劉礎	
三年	傅毅				六年	劉礎	
四年	傅毅	李昌元 舊紀四月壬子以右羽林統軍李昌元為鄜坊節度使			大中元年		
五年	李昌元	李昌元 金石萃編李光顏碑開成五年八月建成	李昌元 嗣子昌元鄜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使尚書兼御史大夫		二年	李彥佐	
會昌元年	李昌元				三年	李彥佐	沈珣授李彥佐鄜坊節度使制守太子
二年	李昌元				四年	李彥佐	
三年	李昌元	田牟 封授田牟鄜坊節度使制朝散大夫豐州刺史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田牟可守本兼御史大夫田牟充鄜坊節度使	劉礎		五年	李丕	崔琮授李丕鄜坊節度使制武節度使李
	蕭洪	蕭洪 舊紀十月己亥以前河陽節度使蕭洪為鄜坊節度使					

華使坊御工問戎擁竭有何符拖外對以旆中先公彭大大兼左祿般甲實
 見等史部俗宣紅公勞力泊朝周礎來歸自父劉城縣左軍金騎夫銀勁鄴
 文州大尙可皇旆忠夙勤官服旋寵歷續艱陵長惟開街御吾常檢青賦峙
 苑節夫書檢風以是夜巡奉握寵郡榮中無難舉慶爾國使史衛侍校光輿兵

三教猖我鎮得遂由羌以物自平人旅戎踐常少
 臺之狂威理長失乖渾雕論避貞之有夷藩膺李
 之尊榮任爾才和於小陰攸榮慎之有衆深信
 貴仍加戢其往窳撫擾重歸私室規廉安師洽累
 帖五其敷圖思馭蓋濤朕

制柳再陰代夏兵塞燒心刃兵不丕
 前仲節秋北是連成羌向而爾順頃
 鄧旌曹委用兩榛作國來能方者
 東旄貳之輟經禍梗朕推踏事壺
 川在憲雕爾春結朔以赤白阻關

<p>大中六年 李丕</p>	<p>陳君從 東觀奏記白 敏中充那審 行營都統將 軍陳君從為 都虞候</p>
<p>七年 陳君從</p>	<p>李訥陳君從 授鄜坊制洛 水交波鄜城 舊時屬者點 羌未戢燔燧 猶虞置將燧 乖征師向老 思得頗牧村 之邊疆邪州 刺史陳君從 浸染於動伐 之門奮發特 英謀之魁然 稟戎氣升魁 壯猷遂外 臺俾不守柵 苛隱驚作障 塞不驚施思 鼓鑿乃建旄 鉞兼列郡察 廉之務佐兵 車招討之佐 首戴附蟬之 冠位長集烏 之府可鄜坊 節度使兼塞 門行營使兼 文苑英華見</p>
<p>八年</p>	
<p>九年</p>	
<p>十年</p>	
<p>十一年</p>	
<p>十二年</p>	
<p>十三年</p>	

咸通元年	侯固	淳熙三山志 周太和九年 進士歷鄜坊 靈武易定三 鎮節度使 萬姓統譜侯 固大中時濠 州刺史	咸通九年	寶澣	康傳業	乾符三年
二年	侯固		十年	寶澣	李國昌	四年
三年	侯固		十一年	李國昌	新傳龐助平 賜氏李名國 昌預鄭王屬 籍回鶻寇榆 林擾靈鹽詔 國昌為鄜坊 節度使又寇 天德乃徙節 振武	五年
四年			十二年	李國昌	北夢瑣言朱 邪國昌始為 雲州節度次 授鄜坊振武 代北三節度	六年
五年			十三年	李國昌		廣明元年
六年			十四年	李國昌		中和元年
七年	寶澣	羅隱送臧漬 下第謁寶鄜 州詩	乾符元年	李國昌	康傳業 新傳康承訓 子傳業嘗從 父征伐終鄜 坊節度使	二年
八年	寶澣		二年	康傳業	寶刻叢編唐 左僕射康承 訓碑狄渠撰 任表正書廣 明元年五月 壬申建	三年
					東方遠	通鑑三年五 月東方遠加 同平章事賀 桂苑筆耕賀

景福元年 李思孝	中和四年 東方逵		
二年 李思孝	光啓元年 東方逵		
乾寧元年 李思孝	二年 東方逵	歐史李仁福 傳朱致之亂 鄆州李思孝 以兵屯渭橋	
二年 李思孝	三年 李思孝	新黨項傳嗣 襄王焜之亂 詔思恭討賊 弟思孝亦因 亂取鄆州遂 爲節度使累 兼侍中以老 薦弟思敬爲 兵馬留後	
通鑑三月保 大節度使李 三年 李思孝	文德元年 李思孝		行營都招討 使應東北面 行營李孝昌 李元禮諸葛 爽王重盈朱 政等兵馬及 忻代州土團 並取球處分
四年 李思敬	龍紀元年 李思孝		黃巢遣朱溫 拒之八月孝 昌與向讓朱 溫戰于東渭 橋不利引去
光化元年 李思敬 吳融授李思 敬節度使制	大順元年 李思孝	通鑑十一月 李克用附表 訟冤言拓跋 思恭之取鄆 延何獨不討	東方逵 通鑑七月以 保大留後東 方逵爲節度 使注逵代孝 昌表渭北節 新表渭北節 度賜號保大 軍節度增領 翟州以延州 置保塞軍節 度
二年 李思敬	二年 李思孝		殺戮黃巢徒 件報狀北路 院前定難節 軍使拓跋思 度保大節等 使東君遠南 奏宜逆賊萬 殺戮逆賊萬 餘人

	後敬太詔弟思 為師以思孝 保致思敬致 大仕孝自仕 留思為代荐
	軍丹州軍又塞軍新之命不期之老入濟奇家雙五神 州防節更軍節表文曷有皆命爰夢美叔而鞬時京 隸禦度名節度更 明即開會殞難而豹季臂戟封帶 衛使罷衛度曰保 勸真報未試兄牛季臂戟封帶 國以丹國後寧 賞之最半守告頭驪推承驅疏
叶俾著襦重之寄恩李具人四干具惟乃傑塞長深時洋軍李思張 厥之河袴之稱不榮繼官爰封戈勞戎者用門川聯重源節繼敬元 宜迭山之歌繼彰循分早思思從姑僅於九壁陰選資號旬鎮近區鄴制大 處之歌繼彰循分早思思從姑僅於九壁陰選資號旬鎮近區鄴制大 用誓顯成持良憂沐敬地安於拒壘實求才於服鎮鄴制大	李繼顏

夏綏
夏綏銀宥
節度觀察
處置押蕃
落安撫平
夏黨項銀
川監牧等
使兼夏州
刺史領四
綏銀宥四
州

光化三年	李繼顏		
天復元年	李繼顏		
乾元元年	李茂勳	薛史茂勳傳 茂貞從弟唐 未為鳳翔都 將茂貞表為 鄜州節度使 中累官至兼侍	李周彝 通鑑天復二 年十月癸卯 朔保大節度 使李茂勳救 鳳翔甲寅汴 軍抵鄜州入 城茂勳遁去 十二月茂勳 請降於朱全 忠更名周彝
二年	氏叔琮		
天祐元年	氏叔琮	通鑑天祐元 年四月戊申 徵保大節度 使氏叔琮為 右龍武統軍	劉鄩 通鑑六月朱 全忠命保大 節度使劉鄩 棄鄜州鄩傳 薛史劉鄩十 天復三年十 一月出城聽 命授元從都 押牙未幾表 為鄜州留後
二年	劉鄩	薛史天祐二 年二月授右 金吾大將軍 充街使	
寶應元年			
廣德元年	李彥博	通鑑梁開平 三年四月岐 王所署保大 節度李彥博 奔鳳翔	

至德元載

二載

乾元元年

二年

上元元年

二年

寶應元年

廣德元年

光化三年

天復元年

乾元元年

二年

天祐元年

二年

寶應元年

廣德元年

韓潭	貞元四年		建中元年		大歷七年		廣德二年
韓潭	五年		二年		八年		永泰元年
韓潭	六年		三年		九年		大歷元年
韓潭	七年		四年		十年		二年
韓潭	八年		興元元年		十一年		三年
韓潭	九年		貞元元年		十二年		四年
韓潭	十年		二年		十三年		五年
韓潭	十一年	州其領置節新州夏爲大辰舊韓 後綏鹽蕃落察夏使等 罷二州使處	三年	韓潭	十四年		六年

<p>貞元十二年 韓潭 册府元龜帝 王部二月乙 亥加夏綏銀 節度觀察押 蕃落使夏州 刺史兼御史 大夫韓潭檢 校禮部尚書</p>	<p>貞元二十年 韓全義</p>
<p>十三年 韓潭</p>	<p>永貞元年 韓全義 通鑑八月辛 卯夏綏節度 使韓全義入 朝十一月戊 寅為太子少 保致仕</p>
<p>十四年 韓潭 舊紀閏六月 甲子韓潭貶 太子詹事 韓全義 舊紀閏六月 庚申以左神 策行營節度 韓全義為夏 州刺史兼鹽 夏綏銀節度 使以代韓潭</p>	<p>元和元年 李演 沈亞之夏平 元和初楊惠 琳叛命將軍 演伐之盡殺 其屬將明年 拜右衛李將 軍願為尚書 出代演為政</p>
<p>十五年 韓全義</p>	<p>二年 李愿</p>
<p>十六年 韓全義</p>	<p>三年 李愿</p>
<p>十七年 韓全義</p>	<p>四年 李愿</p>
<p>十八年 韓全義</p>	<p>五年 李愿</p>
<p>十九年 韓全義</p>	<p>六年 李愿 張煦 舊紀八月乙 丑以天德軍 防禦使張煦 為夏州刺史 夏綏銀等州 節度使</p>

李演
舊紀永貞元
年十月乙巳
以左驍衛將

李愿
舊紀八月癸
亥以左衛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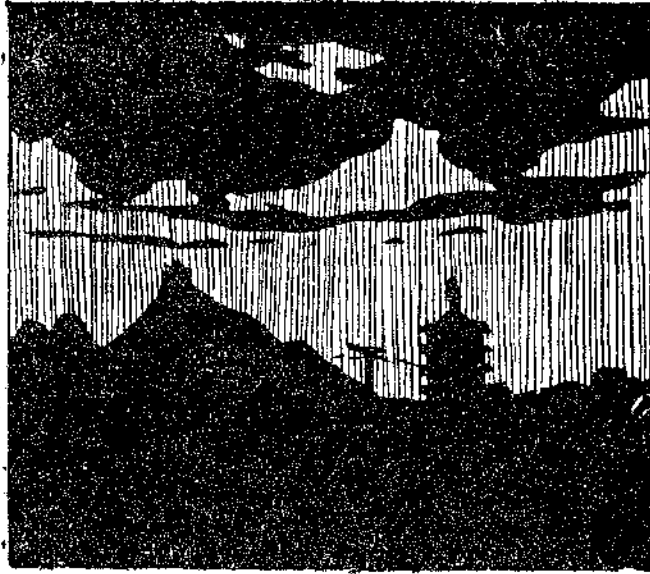
	元和七年	張煦	
使夏綏銀節度	八 年	張煦	軍李演為夏綏 州刺史夏綏 使銀州節度
使夏綏銀節度	九 年	田縉	將軍李愿檢 校禮部尚書 夏州刺史充 使夏綏銀節度
	十 年	田縉	新世系表縉 田緒弟右領 軍將軍扶風 郡公
	十一年	田縉	
人懼而退	十二年	田縉	冊府元龜將 帥部田縉為 夏州節度以 貪狠之擾黨 項苦之屢引 西戎大塞元 和未入寇 邠州李光顏 以全師至戎 寇
	十三年	田縉	冊府元龜初 縉為夏州節 度性貪虐多 隱沒軍賜貶 房州員外司 馬
度銀州刺史	十四 年	田縉	舊紀九月庚 寅田縉為衛 軍田縉前節 王傅私用節 夏州私石強 糧四萬馬強 取黨項番入 寇致引吐番 李聽
使夏綏銀節度		李聽	舊紀五月庚 辰以楚州刺 史李聽為夏 州刺史夏綏 使銀州節度

<p>元和十五年 李聽 李祐 舊紀六月戊寅以金吾將軍李祐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夏州刺史充夏綏銀宥節度使代李聽以聽為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朔方靈鹽節度使</p>	<p>太和二年 傅良弼 舊紀九月甲午以前夏州節度使傅良弼為橫海節度使 李實 舊紀九月丁亥以新除橫海軍節度使</p>
<p>長慶元年 李祐 金石錄帥夏綏銀遷戶部尚書兼左金吾大將軍遂為齊德滄景等州節度使以卒李祐墓誌</p>	<p>三年 李實</p>
<p>二年 李祐</p>	<p>四年 李實 舊紀二月辛未夏州節度使李實卒 董重質 舊紀二月壬申以神策行營節度使董重質為夏綏銀宥節度使</p>
<p>三年 李祐</p>	<p>五年 董重質 舊紀太和四年轉夏綏銀節度五年就加工部尚書八年八月卒</p>
<p>四年 李祐 通鑑長慶四年七月夏綏節度使李祐入為左金吾將軍</p>	<p>六年 董重質 舊紀太和八年八月已卯重質卒於右龍武統軍 傅良弼 舊紀五月癸亥以鹽州刺史傅良弼為夏州節度使 李昌言 舊紀十月壬午以左金吾衛將軍李昌言檢校左散</p>
<p>寶歷元年 傅良弼</p>	<p>七年 李昌言 新表以銀州刺史領銀川監牧使</p>
<p>二年 傅良弼</p>	<p>八年 李昌言</p>
<p>太和元年 傅良弼</p>	<p>九年 李昌言</p>

會昌四年	劉源 舊紀正月丁未以銀州刺史劉源為夏綏銀宥節度使	李寰為夏州節度使
五年	劉源	
六年	米暨 舊紀二月庚辰以夏州節度使米暨充東使米暨討黨項使	劉源 舊紀七月丁酉夏州節度使劉源卒
大中元年	高 舊紀十月壬辰以右金吾衛將軍高吾為夏綏銀宥節度使	
二年	米暨 舊紀二月庚辰以夏州節度使米暨充東使米暨討黨項使	騎常侍充夏綏銀宥節度使
三年	崔 樊川集送夏州崔常侍自少常亞列出	會昌元年
四年		
五年	李福 通鑑正月以右諫議大夫李福為夏綏銀宥節度使	

成通元年	大中六年	李福
二年	七年	李福
三年	八年	李福 鄭澗
四年	九年	鄭澗
五年	十年	鄭澗 新表夏州節度使增領撫平黨項等使
六年	十一年	鄭澗 舊紀二月以夏綏節度使鄭澗為邪審節度使 田在賓 舊紀二月以右金吾將軍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夏州刺史代鄭澗為夏綏節度使
七年	十二年	田在賓 孫可之集書田將軍邊事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 李宴元 按宴元李光顏子見李光顏碑
八年	十三年	田在賓 新表在賓弘正孫

乾符三年	成通九年 李宴元
四年	十年 李宴元
五年	十一年 羅隱有寄夏 州胡常侍詩 時聞隴蜀猶 多事深喜將 軍未白頭
六年	十二年 李元禮 按新表有靈 武節度元禮 舊紀廣明元 年有東北面 行營李元禮 如靈武則當 曰西北蓋先 爲夏綏
廣明元年	十三年 諸葛泰 通鑑十月以 諸葛泰爲夏 綏節度使
中和元年	十四年 拓跋思恭 通鑑三月宥 州刺史拓跋 思恭合夷節 兵會鄆延節 度使李孝昌 於鄆州同盟 討賊四月以 拓跋思恭權 知夏綏節度 使
乾符元年	二年 李思恭 按歐史李仁 福傳作思敬 誤以諸書及 文苑英華考 之思敬思恭 之弟夏州節 新表夏州節 度賜號定難 節度
三年	二年 李思恭 桂苑筆耕賀 殺戮黃巢徒 伴表臣得進 奏院報狀北 路軍前定難 軍節度使拓 跋思恭保大 軍節度使東 方達等奏宜 君縣南殺戮 逆賊黃巢徒 伴二萬餘人



滿州發達史 (七)

日本稻葉君山著

楊成能譯

第四章 明代之遼東拓殖事業

漢人之再入遼東。漢人之於滿洲。至後漢之末期。勢力即漸次失墜。自東晉以降。滿洲方面。幾絕無漢人之踪影。至於隋唐。經幾次派遣遠征軍之結果。對於從前之勢力。乃有幾分之恢復。然此乃一時偶然的現象。而並非繼續存在者也。五代時。契丹勢力方極旺盛。固不必論。即北宋之末期。雖曾有派遣使者至金之事。然此乃於危疑恐懼中行之。至於南宋。雖有痛飲黃龍府（今之長春）之豪語。要亦等之夢囈一場。終無實現萬一之可望。繼元而起者則為明人。彼等奮其偏師。居然攻陷遼東。但自吾人冷眼旁觀。殆亦出於意外之運命耳。概括言之。漢人在西元一〇五一年至一三六八年之間。始將紀元三一七七年以降所喪失之滿洲一部重新奪回。而於他方面。即可徵見漢人足跡之印於滿洲者。稽諸前古之歷史上所佔部分甚少也。則知滿洲之主人公。並非漢人。而為長城以外之民族無可疑議。而長城二字之名稱。恰與漢族與外族盛衰消長之跡相印以昭著矣。

長城與邊牆 長城與邊牆。同為中國民族防禦外族之工具。長城之工程。今日雖漸就毀壞。但不妨依此以為一種勢力之界線。觀其進退出入之事跡。則於漢族與外族勢力之消長可以瞭然。

也。吾人欲論長城於歷史上之價值。大體可分爲五個時期。卽秦漢之際爲第一期。三國時代爲第二期。南北朝爲第三期。唐末至五代爲第四期。直至契丹民族占領中國北方一部之後則爲時期終了。以上經過所記時期而後。長城之地位遂退歸無足重輕之域。統觀長城之歷史。至三國第二期時代。大體之基址已稱確定。卽其極東。至山海關附近爲終點是也。不謂明人於此。猶以爲未足。於是柳條邊牆。又綿亙於遼河東西矣。邊牆之作用。亦所以防禦胡人者。不過於情形急切之時。不及爲完固之計畫。則權築邊牆以資防禦耳。意長城在秦漢時。其性質亦與此大略相同也。但邊牆之建築。其目的固有不同之點。明人所築之邊牆。大抵以之保護其遼河兩岸所經營之拓殖事業耳。

柳條邊牆之區劃 邊牆之區劃。約有三部。其一爲遼河流域之邊牆。其二爲遼西之邊牆。其三爲遼東東邊之邊牆。此各部邊牆之位置。因歷史之關繫。稍有變遷。就其建築之時代言之。則以遼河流域及遼西之邊牆建築最早。東邊之邊牆。其建築則在後代。就其變遷之原因言之。大抵由形勢之推移。有不得不向東延展者。要之邊牆之築。或爲國防。或爲拓殖。意義雖不一致。但觀其創建此等工程。亟亟難緩之情形。而於明代經營滿洲。可以於此點證見其確實設施之決心矣。

附註 長城者。創建於戰國時代。爲城郭思想之擴大表徵。吾意中國人之祖先。自西部高原順

河流而東徙。所至之處。則必先築城砦。以定厥居。平時則出城以事農耕。遇敵卽退歸城中。以相抵禦。漢人以文弱種族。深入於獷悍無倫。最先佔住中土之蠻族勢力圈中。而能繼續生存保世。滋大者。其所恃之方法。蓋不外乎此也。由是再進。則城砦與城砦之間。互相交通。遂成郡邑之雛形。保持其相當之聯絡。於是當先城砦之意義。遂漸有變遷。此時所欲防禦者。不在附近之小寇。而在遠來之大敵。於是乃有共同聯合之組織。遂不得不於城砦之外。更爲擴大之城砦矣。唐高祖曾有化家爲國之言。長城者。殆亦城郭之化耳。吾嘗謂中國人實具有尙古的特性。明代之國際思想。及拓殖手段。其間摹倣漢唐之點。正復不少。徵以遼東之築造邊牆。可推知其與上世建造長城根本用意。殆出一致。則邊牆者。實明人用以防護滿洲拓殖之根據。如遼河左岸各衛等之要砦者也。

一 東北防備之根本破壞

瓦剌之南下。瓦剌自併吞外蒙以後。擁戴也先可汗爲酋長。國勢益形發展。舉凡青海西藏乃至天山南路。無不靡然奉彼號令。考其形勢。殆與清初之準噶爾王國無以異也。彼與中國間所設之貿易。固所以維持和平之交際者。至於後來。乃漸失効力。反成爲一種衝突之機鍵。此固時勢之遷流不能自己者也。從明史載之所記觀之。瓦剌入貢。其使者人數恆明定限制。在太祖與成祖時。

許其隨帶五十人。詎至也先時代。竟自由增至二千人。於時明廷對於此民族之負擔。較前忽增加四十倍之多。乃彼等猶以爲未足。至正統十二年。瓦剌入貢。其使者直增至三千人之衆。索取米鹽糧食之額甚夥。明廷按其請求。僅給以五分之一也。先不勝憤慨。於是乃大舉南下。

土木之變 正統十四年（西元一四四九）七月也先自率部衆直犯山西之大同。另以一軍煽動東蒙古之元良哈與女真人寇剌遼東。又以一軍從張家口突進。以取宣化。包圍赤城。此時中國北方所受之損失甚重。英宗倉卒親征。大敗於大同。引退至於土木。土木者。乃自八達嶺以至宣化之通道。英宗至此。意欲在其附近之懷來城集合殘破。以期再振。不意計畫未行。復爲也先所包圍。由明史叢之記事觀之。而知也先之戰略。固可謂極其機巧也。其時也先蓋先將桑乾河之上流遏絕之。以杜塞下流之水源。彼土木地方者。原爲山坡高地。至是雖掘地二丈。亦且不能得水。明軍於是乃陷入絕地矣。也先屆時。又佯爲敗退。明之總指揮官王振。不知其詐。遽爾揮兵前進。乃曾不須臾。四面伏發。鐵騎橫衝而至。明軍陣伍大亂。兵卒四竄。扈從大臣等幾幾全數殲滅。英宗遂被也先生擒。明人於此役也。謂之土木之變也。先得此勝利。遂長驅而下。以犯北京。未幾。乃自引退。挾英宗與之北去。據明史載也。先至北京。仰望城壁高峻。不覺爲之辟易。因而不敵前進云云。不知也先對待明廷。忽趨和緩。不至長驅南下者。實尙書于謙之功也。

瓦剌之送還英宗 景泰元年（西元一四五〇年）明景帝已經卽位。瓦剌知押留英宗已無所用。乃徇明人之意送帝還京。溯自挾英宗北去以至送還。據漢人之記錄。頗有種種異徵。以吾觀之。不過一種附會而已。緣也。先此次之得罪於明。使國交因是斷絕。於通貢上之利益。一時無端毀棄。乃個人鹵莽之行爲。並非其舉國人衆所樂。因是惹起部族內之不平。彼之所以決意送還英宗者。職是故也。但自茲而後。瓦剌之氣餒益加熾盛。其致明廷之國書。竟有大元田盛可汗添元元年之文。田盛者。天聖之意也。不謂至西元一四五五年也。先突被其屬下之大人所殺。一時部衆分崩。而國勢漸以衰替。自是瓦剌之族。遂鮮侵掠中國之事。而中國北邊一時告小康矣。當其勢力盛時。固有蹕厲無前之概。曾幾何時。便趨委靡。所謂飄風不終朝。暴雨不終夕者也。先有之矣。無如瓦剌勢力雖殺而代起。以與中國爲患者。則有東蒙方面之朶顏三衛及滿洲之女真人。乘也。先與中國構難之際。一變其態度。相與蹶起而與明人爲敵矣。

兀良哈南下之一 兀良哈部族之根據地。已略述於前。其中編爲寧王部下者。皆轉向長城附近。以居。處其餘部衆仍居西刺木倫河之北。今之哲里木盟一帶。自寧王撤藩以後。彼等於其根據地與長城附近地域之間。仍必保留一種空地。可推知也。不意明史之朶顏傳。恰與吾人之推想全然反對。朶顏傳之文曰。

高皇帝有天下。東蕃遼王。惠寧王。朶顏元帥府。相率乞內附。遂卽古會州地。置大寧都司。營州諸衛。封子權爲寧王。使鎮焉。已數爲韃靼所抄。洪武二十二年。置泰寧。朶顏福餘三衛指揮使司。俾其頭目各自領其衆。以爲聲援。自大寧前抵喜峰口。近宣府。曰朶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獨朶顏地險而強。久之皆叛去。成祖從燕起兵。靖難。惠寧王躡其後。自永平攻大寧入之。謀脅寧王。因厚賂三衛。說之來。成祖行。寧王餞諸郊。三衛從。一呼皆起。遂擁寧王西入關。成祖復選其三千人爲奇兵。從戰。天下既定。徙寧王南昌。徙行都司於保定。遂盡割大寧地界三衛以償前勞。

以上之解釋。謂自太祖洪武以降。朶顏三衛早已將西刺木倫河以南之土地占領矣。此在明代之政治家馬文升與鄭曉所言。無不如是。卽歷史家如王世禎亦不過將同一之記載稍稍引伸而已。至於明史。係清代勅撰。亦以此種說法爲有利。宜其依樣附和也。依吾言之。若使此種記事爲正當。則吾將提出重要之疑問矣。在明史記朶顏三衛。係當西元一三八七年奉太祖之命所創建。寧王之就國於大寧。則在西元一三九三年。其間相距不過六年之久。則寧王之居其地者當至西元一三九九年爲止。固爲當然之事。乃明史上一面既否認此事實。一面又謂朶顏三衛俱在寧王之藩境以內。豈非矛盾乎哉。要之明史之記事。皆因盲從明人。以其中世以降之現形爲基礎之記錄。

而致謬誤也。

元良哈之南下。二 永樂帝爲實資參加靖難之功。故以大寧之地割與元良哈三衛。此說也。當時最爲有力。惟其中可怪者。永樂之爲人。固抱有絕頂聰明者。其於北方中國與東蒙古之位置。必十分明瞭。以視乃祖洪武。或當有優勝之處。故太祖建都南京。永樂帝則毅然移於北京。其首都遷於北京之理由。固爲其地原係永樂藩封。實係彼化家爲國策源地之故。要亦因該地爲元之大都。位置重要。不可漫然棄置也。稽之歷史。如契丹之太宗。以塞外民族而蠶食中原。其據有北京也。曾改其名曰南京。可知北京之地。固塞外民族所視爲南下中原之唯一要地也。金人略取北部中國之時。其勢力所及之地。遠及長江。於是乃呼北京爲中都焉。觀以上之事實。則北京於政治上之位置。固十分明瞭矣。永樂生平。凡三渡沙漠。於北方民族之性質。及其防禦地帶之形勢。固經十分之考慮。至其結果。乃決計遷明首都於北平。由此以推。彼大寧者。卽今熱河承德地方。實爲北京之脊背。而謂永樂因賞三衛援助靖難之功。遂不恤將如是重要之地帶漫然放棄者。吾知其必不出此也。明職方地圖之著作人陳組綬於大寧邊圖考上舉其時永樂帝之勅語有曰。

勅元良哈。朕承天眷。寵君臨天下。特遣使招諭汝等。汝等奉命。卽時入朝。誠爲可喜。今依舊制。分設泰寧。福餘。朵顏。三衛。汝等其統率軍民。鎮守邊境。其舊在官職及頭目人。新授職者。務速分別。

開列姓名以聞。朕必加以新命。俾各世守本土。以安生業。

由右之詔。勅上文字觀之。永樂未嘗有將大寧割與三衛之事。可以明矣。帝所謂舊制者。卽太祖時代所設三衛之舊制可知。所謂新命者。亦不過命其世守本土各安生業而已。初未嘗有所增益也。陳組綬又爲之說明曰。福餘泰寧朶顏三衛者。舊時地域本在西刺木倫河之北。其界線約自懷山爲起點。以至東金山（長春西）爲止。其後漸以延展。福餘自黃泥窪以逾開原。泰寧則自錦州義州渡西刺木倫河以至白雲山。朶顏則東自廣寧前屯。歷喜峯口至宣化附近。是皆延至後代。荐食而竊據者耳。在宣德以前。固未嘗入於大寧境界也。至陳氏所謂自懷山以至東金山之界說。雖未知其託本所在。要必根於確實之記錄。則可想像而知也。且陳氏并有左之論證如下。

兀良哈之地。在潢水（西刺木倫河）之北。洪武二十三年（西元一三八九年）兀良哈衆來降者頗多。詔於潢水之北兀良哈之地置三衛。以爲我東北之外藩。揣其地當屬古時詳穩羣牧故地。值英宗土木之變。地方守臣措置失宜。朶顏於是乃漸以荐蝕大寧之地。直至潢水山南。然在成祖時。固未嘗以大寧與三衛也。至永樂二十年（西元一四一四年）三月。帝親征韃靼之阿魯台時。於殺胡原所下詔諭有曰。『阿魯台之敢爲無狀者。兀良哈爲之羽翼也。今阿魯台業經遠竄。而兀良哈尙敢入寇。當於師還時剪滅之。』於是帝乃簡選步騎二萬人。分五道以擊兀

良哈。當時帝率前鋒。自西路進。分騎兵爲左右翼以衝敵陣。敵乃大敗。帝又驪兵進追。敵益潰亂。八月。頒發捕殺兀良哈之捷詔。九月。凱旋。觀乎當時形勢。北至和林邊境（喀刺克姆）亦固爲明庭威力所及矣。其時於鳴鑾戍地方所發之詔諭有曰：「明年滅虜（蒙古）防守大寧。於遼東興和應並置重鎮。」云云。則亦可爲未將大寧與三衛兀良哈之又一證明也。

以上諸種論證。固皆鑿鑿可據。大足以將前人之誤謬闢除矣。又至清代有學者曰張穆者。著有蒙古游牧記一書。其中史料有較之陳氏所言尤爲有力者。

迫促遼西築邊之史實。由以上事迹觀之。當太祖時。彼兀良哈者。固未嘗侵入於西刺木倫河以南也。則在永樂帝時。並無將寧王封地割與三衛之事。亦固可信。且并有置大寧爲東北重鎮之計畫。惟此計畫。不過爲一種希望。迨永樂旣死。北人乃始侵入該地帶焉。但吾人對此。以爲其責任應由永樂負之也。按其經過之事跡。則卽加永樂以分割大寧以與朶顏三衛藉酬靖難之勞之惡名。雖乖於事實。而在永樂。則有口難辭也。何則。在永樂當時。不將寧王所居地之大寧都司維持其存在。僅僅保守西拉木倫河以南之地。不可謂非永樂帝全然失敗之計畫也。且不僅此。北人之勢力既踰西刺木倫河。遂不免將老哈以南。長城以北之地一舉而委之北族矣。永樂帝惟知求遂己之野心。而犧牲國防之根本。將其父太祖之雄圖。一旦俱爲破棄。古語謂善泳者溺於水。帝自恃

其久在塞北。熟習北方民族之情狀。遂於身後百年大計。脫略處置。得無有類於此乎。考之記載。兀良哈曾於正統六七年。脅迫山海關至錦州通道上之要砦前屯。則可知大凌河上之沃土。早被北族所佔領也。明人至此。始知欲保自北京以至遼東之連絡。則於遼西與海並行之處。不可不施以特種之防禦。而建築邊牆之動機。卽在於此焉。

二 凹字形之邊牆

遼東邊防危險之朕兆。遼東邊防之危險。不待兀良哈之侵略。早已有緊迫之感。考之記載。泰寧衛有酋長楮赤者。曾娶瓦剌也先可汗之女。而甘心爲其耳目。屢次有侵犯遼東之舉。其主要之目的。恆在遼河方面。迨後侵犯之程度。日以熾盛。明廷求爲抵禦之計。乃簡拔當時首屈一指之政治家都御史王翱。任爲遼東之經略。王翱於正統七年（西元一四四二年）之冬抵任。下車之始。其第一着之措施。卽每於五華里處置一堡。十華里處置一屯。配置守備之兵。以謀東邊之連絡是也。按之明代之記載。其足以爲遼東防禦基礎之屯堡與邊牆。恆有謂在洪武永樂時代。卽已粗有設備者。此固全然誤謬。吾人反覆探考。以爲明人遼東之防禦。由於納良哈之南下。與遼西事同一轍。與山西之宣化尤左右相待。其交鍵處。則在大寧。大寧旣去。則遼東乃形孤立。此乃必然之事。約言之。西刺木倫河與老哈河之喪失。卽朝陽一帶之喪失也。朝陽一帶之喪失。卽遼河以西之喪失。

也。明庭至此始作臨渴掘井之計。選任王翱以爲經略。其果有幾分效力與否。則尙待考究焉。

畢恭之創建邊牆。王翱既膺經略之重任。總觀形勢之所要。乃擢用畢恭於遼陽百戶。授以方略。令努力於進行。其時大抵爲正統七年（西元一四四二年）也。畢恭之事迹。傳者甚略。惟遼河沿岸邊牆。則確知爲出於其手。徵之一般之記錄。往往謂是種設施。出於王翱躬自經營者。不知其實際則全由於畢恭。關於此點。固有一種證據。弘治中有李善其人者。曾遞意見書於明廷。其書中僅有畢恭所立邊牆。而未及王翱。可以知矣。吾人觀以上種種考證。因知明人最初之意見。祇知注意於開原與鐵嶺遼陽西方流駛之遼河水域。而利用之。遂於沿岸險要之處。設立木柵。其在遼西。則利用大紅螺山山脈堆疊石壘。於其最重要處。則立烽燧臺。或屯堡焉。吾人前曾言王翱之所設施。不過爲一種應急手段。其功效頗屬疑問。觀正統八年十一月之詔勅。有「今遼東沿河牆柵不整。敵人侵邊。」云云。則可以見矣。但明人經一度失敗。必有一番改善。明代遼東之學者賀欽。又有如下之言論。欽之言曰。「我明始定邊界。立木作柵。掘土爲塹而已。其後乃稍稍建築土牆。其後更改造磚牆。凡所以如此逐步設施者。皆爲愛惜民力耳。」由此言之。王翱畢恭之所經營。其工程之簡略。可以斷知矣。但在彼等固幾經統籌熟計。而認爲恰當之措施也。

遼河套之喪失。茲更據以上所考證者爲基礎。將邊牆之位置略述如下。遼西之大紅螺山山

脈起於寧遠。抵錦州。從西邊以繞出於北邊之處。卽爲邊牆之起點。稍稍東北。走過義州之西北。經廣寧之北。抵白土廠邊門。漸次東南折。達於今牛莊對岸之三岔關。因前阻於遼河。邊牆乃卽由此中斷。其遼東之邊牆。則起於牛莊附近之馬圈子。繞渾河左岸。遼陽西境。出於黃泥窪之表。歷長灘。越渾河。遼彰義站及沙嶺老邊之一線。從石佛寺（十方寺）越遼河抵對岸之舊門。經鐵嶺北中。固西之老邊。復出於遼河右岸。過開原之西。達於昌圖之北方。就其全體言。彼等創造邊牆。因其中央阻於遼河之本流。遂呈南北橫斷之勢。而令邊牆之形勢成一凹字形。中央之凹處。東西約寬三百華里。率皆泥淖沮洳之地。然水草豐美。多良好之牧場。明人呼之謂遼河套云。清人楊賓之言曰。遼河套在開原西北。金代顯州城附近。明宣德以前。本爲遼東之內部。至畢恭建築邊牆而後。遂置諸邊外矣。自嘉靖以迄隆慶（西元一五二二年至一五七二年）漸爲福餘衛之頭目所佔領。此說頗堪徵信也。惟其中對於畢公之評論。則未免過苛。直以遼河套之喪失之責任歸之畢公。則殊大誤也。蓋大寧一帶已經喪失。明人卽竭其全力以守護遼河右岸。固爲不可能之事。惟所云凹字邊牆。啓遼東此後無窮之禍一說。則殊難否定也。

三 防禦女真人之東部邊牆

移住渾河之女真集團 建州之女真人。自其祖先原佔地域分作兩道移轉。吾人不已言之於

前乎其一。遼東海岸以移住於豆滿江之谷地。其一則溯松花江以移住於今吉林附近。此移住於吉林之部。至西曆紀元一四二六年之前後。由酋長李滿住統率之。復移向鴨綠江枝流佟家江（古豬婆江）居住。佟家江所經流之處所。爲鴨綠江旁最大之谷地。其江口正對朝鮮。於是此移住者與韓人之間。遂不免時時發生衝突。而此時之朝鮮半島。正直李氏第四代之英主世宗在位。方亟亟以開拓西北及東北疆域爲務。則其衝突自不覺日益頻繁。而在新移住者自不能無脆脆之感。彼佟家江者。固不可謂非適當之移住地。但以女真人之實力不充。對於外界壓迫之來。不能作十分之防禦。昔人謂女真人性情黠詐。試念其以飄流之民族。繼續以度其不安之生涯。其形成斯種性質也。殆亦有爲勢之所不得免者。若然。吾人固宜寄以同情矣。但彼等終不能勝朝鮮之壓迫。於是乃不得不重新移徙。而至渾河之上流。今蘇子河之谿谷。吾觀於彼等呈遞明廷之請願書。所稱「竈突山之東南渾河之上」。大約在今興京老城附近。明廷之允其請求。無非以彼等微弱可憐之故。則其對於明庭。固宜世篤忠貞。以圖報德矣。不謂此建州女真以據此地位之故。終貽明室以無窮之禍也。至西歷一四八三年之前後。明室又下詔勒命自朝鮮會寧逃至遼東建州左衛之女真與前建州衛之酋長李滿住併合焉。

建州女真之發達 建州衛及建州左衛女真當時之丁口。固無統計。然合二衛之衆度之。總不

下二三千人。彼等固受朝鮮人之壓迫而內徙者。則其對於遼東之明人。必表一種恭謹之狀也。宜矣。豈知其移徙之初。固曾表相當之恭謹。爲日既久。竟不恤對於明廷之官吏。亦時有衝突。就中如正統十四年也。先之亂。直不恤爲瓦剌之先鋒。侵犯遼東之東邊焉。明人謂此等女真。其頭目卽建州衛之李滿住。與左衛之董山云。其後逐年發展。戶口蕃滋。而遼東之被害。亦益以熾盛。觀馬文升所著之安撫東夷記有云。瓦剌也。先之犯北京也。同時脫脫不花王亦犯遼東。阿樂出亦犯陝西各邊。同時俱蒙損害。而以遼東爲尤甚。就中尤堪注意之記述。則以採掘於遼陽東方山間之人。參至此。遂不復入貢。明人因是遂益加兵力於渾河之上流。醞釀未久。卽有成化三年之役。

成化三年之役。其效果何在。成化三年之役。其結果實與女真以重大之打擊。此役明軍進攻之路。不僅在遼東一面。卽朝鮮方面。亦自鴨綠江進軍。於是李滿住及其子俱爲韓人所戕。而將軍趙輔則自渾河上流以攻陷敵寨。今觀蘇子河上流之虎城。佟家江之山寨。輝發江上源地等處之遺壘。尙可見當時攻戰之形跡也。不意是歲十月。雪霜大至。明軍乃倉卒班師。觀趙輔平夷賦。一若建州之女真。已被其完全殄滅也者。而實際殊覺不然。軍退之後。女真卽時復來攻掠遼東。其勢焰並不稍弱於前。故一般明人之言論。謂成化三年之役。聲勢雖盛。而效果不能相副。或併有玩寇之愆。其說固頗有力也。皇明實錄載是年十一月退師。十二月都御史李秉卽提出築邊之奏疏。

撫順東方邊牆之建築。撫順東方之邊牆。實係採納李秉之奏疏而建築。今將其奏疏之要點摘錄如下。

建州三衛（建州衛、建州左衛、建州右衛）諸夷互相連結。侵犯遼東。朝廷已命將致討。直搗其根據之地。苟不乘勝爲永久之計。則班師之後。其逃散之餘敵。不免收合而復爲邊患。臣今與將軍趙輔會議。決定方略如次。自遼陽東趨經鳳凰山東以抵鳳集堡（撫順之南）四百餘里。其地山深林密。而遼陽距鳳凰城僅五百里。其守備之官軍。祇有千人。力薄如此。將何以備不虞。宜將前年所徵廣寧之兵二千四百人。增發於此間。又遼陽以東鳳凰山鴉鶻關。撫順所奉集堡。諸地率爲通敵之大道。昔日無事。故防備不設。今敵人旣已洞明內地之虛實。則時時俱有人寇之慮。宜相度遠近。築造千戶所之城堡。於廣寧復州蓋州三衛各抽勁旅。置指揮二人以統率之。並增置驛路之臺墩。以便往來。而捷報告。如此方爲周密也。

吾人於此。知明遼東官吏對於建州女真再來。十分畏懼。觀彼等自鳳凰城起經過清河城之北方。撫順之東。邊連成一線之防禦情形。可以見矣。在明之記錄上。究於何年何月實行建築此一線之邊牆。固無可考。由金遼志上所採當時記事之邊將傳等。散見事跡推之。則此邊牆之建築。大約距成化三年之役爲時不遠也。顧炎武謂遼陽東路馬羣丹附近邊牆一道。在洪武年間卽已建築。此

言殊不可信。蓋爾時此處並無敵人須爲防備。安得有如是設施。或又謂所以防備朝鮮而設。則當西元一三九二年。朝鮮半島內亂迭起。其繼承王朝之李成桂。且賴明力以創立基緒。則亦何有向遼東方面遽作對敵行動之事。則此遼東之邊牆。其爲因後來建州女真勢力之膨漲。爲退保之計而設。而遼東外族與明人勢力盛衰消長之機。俱可以於此見矣。

四 喪失遼河套之弊患

遼河運路之敵前暴露。遼東西部邊牆之不能包有遼河套在內。由於明廷之放棄大寧。相因而至之敗徵。此後卽禍害無窮。影響遼東之全局也。吾人前已明言之矣。蓋邊牆旣不能包有遼河套在內。則遼河運路卽暴露於敵前。而經營遼東之各根據城邑。卽失其保障也。按明廷之開拓遼東。其所設置以爲根據地之各城寨。大都俱在遼河沿岸。則遼河之喪失。其關繫之重。可以知也。夫欲知遼河水運變遷歷史。固有待於地質上之研究。但於近代之事實上觀之。亦可得其梗概也。在西元一八五八年中英締結天津條約也。其遼東之開港地。原指定在牛莊。迨該約成立。領事梅特司履任之後。深以該地與河口相距遼遠。河身水淺爲憂。乃改移地點於營口。而設領事署焉。當時頗有怪於審擇者。冒昧者。但按之故老之傳說。距今百五十年前。牛莊一帶。固爲汪洋之海面。明代海城之西三里許。卽濱渤海。彼時遼河之河運與海運互相連絡。交通頗稱便利焉。茲將晚近滿洲

地理家之記述一段錄下。

遼河者。奉天省中最大之水系也。上流分爲東西二派。其一爲東遼河。其一爲西遼河。東遼河源出西安縣境薩哈嶺山脈。經伊通州及懷德奉化兩縣之間而西北流。漸次成爲半圓形。向西下駛。達遼源州三江口之北方。與西遼河會合。自此以後。南流出於通江口。經開原之西境。與清河會合。入於鐵嶺縣之轄境。受柴河之支流。自馬蜂溝西流。受范河懿路二支流之注入。過法庫。經新民府而南下。歷遼中縣。於三叉河地方容納渾河太子河之二大支流。蜿蜒屈曲。經田莊台至營口而入於海。其延長幾何。雖未知確數。要之自上流遼源州以達營口。并渾河太子河之大支流計之。其能供船運之處。祇有七十餘里云。

以上所言。於遼河本流及支流之方向大致俱備矣。然以時計之。能航行民船之區。尙有七十餘里。則由此以推。三百五百年前。其河流偉大。水運便利。固可想像而知也。試卽近河居人所傳述者考之。其說曰。距今百七十年前。大船可直達於今鐵嶺西七里半之馬蜂溝。八十七年前。大船祇可達巨流河鎮矣。又近。則祇可達於營口上流三十海里之白華溝。又近而爲二十海里之田莊台。又近而爲十五海里之興隆臺。順勢而止於營口。如今日焉。夫遼河在於昔日。固爲汪洋之巨浸。嗣因林木之逐年斬伐。上流蓄水。遞減其量。下流之淤沙。日以增積。遂至全部礙於航行。倘再向後推延。今

日泊船之營口。或竟與田庄合牛莊同蹈一轍。亦未可知。由此可知明代遼河水運直可達於馬蜂溝。固極爲便利。不幸淪於敵人勢力。遂使天然河流廢爲無用。致明代遼東拓殖之計未能進行。殊可惜矣。

遼東西之連絡阻隔。明人放棄河套。不特水運不能通暢。同時并令防禦外敵之邊牆。因之中斷。使遼東西之連絡陷於危境。爲謀補救之策。於是有一四六七年侍郎馬文升於牛莊以通三岔河之地點。建造一大浮橋之提議。其大要如左。

遼東地方三面受敵。爲之防禦者。須分兵爲三路。三路之中。廣寧爲中路。開原及遼陽爲東路。前屯及寧遠錦州義州爲西路。臣見遼東自遼陽之西一百六十里。遼西自廣寧之東二百里。中有遼河一道。遂不免將遼東遼西中分爲二。在隆冬結冰時期。人馬可自由往來。迨及春融。河水瀾漫。卽知有敵人侵剝我軍。亦猝然不能濟渡。東西間阻。誤事必多。正統十四年敵犯廣寧。我軍於事前固守渡口。旣奏明效。爲今之計。誠宜於此地設強大之浮橋。則發遣守備之時。庶幾無誤東西之連絡矣。

明廷覽文升之議。毅然加以採納。屢次以遼東官職擢用。積有許多經驗。冀彌畢恭經營不自然之邊牆之缺陷。而注意於其弊害。以圖東西之連絡。不可謂非苦心孤詣也。惜其政見止限於消極之

作用耳。其後更歷八年。有將軍鄧玉者。遂有將邊牆根本改革之意見發表焉。

根本改革邊牆之計畫。將軍鄧玉之意見。其視馬文升之所陳。詢可謂積極之政策焉。彼蓋欲恢復河套使邊牆之凹處推出於前方者也。其政策在弘治六年（西元一四九三年）二月巡按御史李善遼東邊事之奏疏中始行提出。蓋此種政策。爲弘治以後明代談遼東邊務者必引據之論證也。茲將李善之奏疏節錄如下。

臣自遼陽至於開原。詢之故老。彼等皆謂宣德年間。遼東之邊牆未立。其時守邊之策。唯在遠置烽墩。嚴密瞭望。海運之盛。直通遼陽鐵嶺。以達開原。蓋開原城西老米灣者。常爲舟楫所停。卽以陸路言之。其時從廣寧以至開原。僅三百餘里。前年燒荒邊外時。東西兵馬會合於碁盤山。由是東北。至於開原附近之平頂山。其間有顯州之廢城焉。環是城者。地盡肥美。幾五萬頃。自畢恭建立邊牆之後。此等土地。遺置境外。爾後三衛之夷人（兀良哈）肆意南侵。遂襲入河套各地。潛行牧畜。以資生活。伺有間隙。入寇良便。邊牆之害。較之未立邊牆時。尤有甚焉。且今邊牆附近之地。多平漫。饒鹹鹵。歷年春秋修築。人夫恆徵集四五萬名。糧餉徵調至萬石以上。無益於事。徒多勞費。夫當年計畫所可恃者。遼河之險是也。然夏旱水淺。敵騎可渡。冬寒水凍。履如坦途。抄掠人畜。不敢耕種。遂令田野荒蕪。邊儲虛耗。又因地方糧秣不足。輒運自北京。現時道路旣阻。隔於遼

河。加以自盤山以抵牛莊。地皆窪下。雨量尤多。水潦泛濫。行旅阻隔。萬一開原有警。錦義廣寧之兵。何以應援。且遼東孤懸一隅。漢人與蒙古女真雜襲而居。遼河不守。則遼陽不支。遼陽不支。則幾輔豈能宴然乎。臣一念及此。輒爲寒心。爲今之計。不若開復舊路。則凡墩空城堡。以及瞭守之官軍。其往來道里。可減少三分之二。其餘山澤之利。舟楫之便。及肥饒之田。尤有不可枚舉者。又就其形勢約略判之。錦州義州爲西路。廣寧爲中路。遼陽爲東路。開原爲北路。酌量遠近。聯絡聲勢。隨機應變。彼此相援。常山之蛇。首尾相應。邊疆之安。有如磐石矣。

李善之政見如此。彼蓋深感凹字形邊牆之害。而努力以期除去者也。彼蓋欲自廣寧畫一直線。至於開原之西北。回復其舊日通路。而將邊牆向西方展出者也。假令此種政見實行。則新民之全部。法庫之大部疆域。俱入於遼東內地矣。無如終不果行。李善歿後一百年。此種議論。又重提於北京。然仍不免爲紙上空談。而此種失策之設備（不自然之邊牆）遂與有明一代相終始矣。吾人更從而申言之。遼河運路暴露於敵前。則明室遼東新殖民地之交通機關完全喪失。以兵事上根本之遺算。遂令商事工事共受顯著之影響。要之明代遼東之西邊防守既疲。則東邊之外敵自乘機而起。凹字形之邊牆。爲有明一代之失策。固無可諱言。而一方面又可證見漢人實力不充之反影矣。

五 東邊拓殖之要求

連山關爲明初之東邊。明代兵力被及於滿洲之極際。與明人確實掌握之土地範圍。本不一致。例如永樂帝之征伐奴兒干也。曾由中央政府派遣官吏以駐紮黑龍江口矣。然此併非確實佔領其土地也。欲求證明。卽其對於遼東之意味一考量之。可以知矣。由明初之記錄觀之。明代之兵力一時曾由鴨綠江之上流出於朝鮮之咸鏡道矣。其勢力固不可謂不偉大。然其究竟終不能奄有其土地者。蓋因吸收內地之漢人至遼東拓殖。非常困難。故難得圓滿之結果耳。試更考之。明人之遼東西以遼河爲限。東以千山山脈爲限。第言千山山脈。其界限殊爲廣漠。明析言之。卽由今撫順煤礦之東邊。經清河城之東南。出於大摩天嶺連山關之一線是也。茲錄景泰元年（西元一四五〇年）明遣倪謙出使朝鮮之記事一節以爲參考。

景泰元年正月十日出發遼東。時遼陽之都司遣東寧衛指揮一名。率百戶官四名。騎兵二百名。沿途護送。……自遼東至鴨綠江。舊設入站。今已廢。故護送官員皆自携帳幕隨行。經高麗衝頭館站。車嶺。至浪子山始宿於民家。十一日。由浪子山出發。過背陰山盤道嶺。宿於辛寨。十二日。由辛寨出發。從高嶺至東山關口宿焉。東關者。華夷之界限也。（下略）

讀此文。有謂東山卽連山之誤者。其說固不足據。東山者。蓋地方之土名。而同時並稱之謂連山關。

也。觀今日遼陽人指鴨綠江方面之山爲東山可以知矣。倪謙謂此關爲華夷之界。則明代遼東之極際亦可知矣。嘉靖中有呼爲卿者。其所著遼陽總兵之題名記有曰。『自成祖建都北京。遼東遂爲東北之巨鎮。景泰年間。外寇（兀良哈）（瓦剌）頻掠遼東。遂起自遼陽沿遼河以設建邊牆。東止連山關云云。』今日此地。尙遺有鬻陽城等遺跡。總之連山關者。實爲遼東都司領域之極邊。可以證明矣。考連山關之地址。在大摩天嶺之山中。實鴨綠江與遼河之一大分水嶺也。據此以爲分判華夷之疆界。可謂能應天然之地理矣。約言之。明初八十年間於遼河右岸。固佔有地點。其東南部。僅寬八九里。東北部僅寬二十五六里。而東部之邊牆。在當時並未設定。彼連山關者。不過一前赴朝鮮通路之獨立關門而已。

東邊初次之拓展。成化三年之役。其結果使東部之邊牆爲新規之設定。前已言之。則此邊牆之設定。原因於防禦女真之侵略。固不待言。惟從他方觀測。未始非因遼東多數之明人有向該方面開拓之要求也。故此戰役之結果。遂將遼陽以東三百六十華里之地點確實領有。以其實際言之。明代遼東都司之東邊。比較從前殆收得二倍之疆域。然有一事須注意者。卽新邊與舊邊之間。卽自連山關以至鳳凰山。地皆礮礮幾幾不堪耕作。不過因兵略之必要上。強爲佔據。以爲防禦之地帶。欲並圖屯田之利益。則不可得也。西元一四六七年十二月。御史李秉奏疏中有「蓋州復

州鳳凰山等關隘發遣守備兵卒時人多不樂前往云云」又在天啓元年（西元一六二一年）遼東經略熊廷弼致友書中所言於該地方之情形亦頗覺其詳盡茲爰節錄如下。

遼東之山脈東北起於長白山西南達於旅順海口此一帶之山脈隨處有支脈分出遂成多數之谿谷每有一谷卽有一河其水淙淙而流其石碌碌而出殊不適於屯田居民依山而居控山而耕今年斲治此區明年地力已盡則別擇一區耕作之其末也縱無不耕之荒土實無可耕之良田其地理如此也。

誠如所言則在此方面既無屯田之餘地不得不更謀補救之方此當時明廷於幾經考慮之餘所以又有開拓鴨綠江西岸沃土之新要求也。

鴨綠江下流之開始拓地 鴨綠江下流卽今安東縣附近地方漢人之着手耕墾蓋在嘉靖三年（西元一五二四年）前後而多數漢人之從事於鴨綠江下流之農作則在成化十六年（西元一四八〇年）設置湯站卽建築湯山城而後湯站之設置實明人開拓東邊氣運之導線也茲將熊廷弼遼東勘界疏中之一節錄下。

當嘉靖十六年以前鴨綠江之西湯站之東北九連城之南北沿江一帶遼東人與朝鮮人雜居互相交通後徇朝鮮人之要求禁止明人住種該地同時并不許朝鮮人越江然其後總成一紙

空文。結果此等地方皆爲我明人所佔住。彼就九連城址建築鎮江城者。不外乎以右之結果爲基礎也云云。

吾人本此事實。則可推知明人東邊拓殖之要求。蓋積有年所矣。迨萬曆元年（西元一五七二年）遼東參將李成梁與巡撫張學顏協謀而徙築寬奠（甸）等六堡者。卽爲副此要求也。

東邊之二度拓展。寬奠（甸）之六堡者。卽寬奠長奠永奠大奠新奠及張其哈刺奠子等處所創建之六城堡是也。按奠（甸）之語意。雖不甚明瞭。作爲平地解。則必無訛誤。今寬甸地方有平地六區。應爲明人當日所墾闢者也。據巡撫張學顏所言。鳳凰城之東方山地。爲險山堡明軍前哨之管轄區域。不特過於廣漠。並有建州女真之一部。據此以爲巢穴。而時時侵入邊牆。防禦之術。殊爲困難。爲安全之計。不得不令邊牆向前拓展。將敵人根據先行佔領。而驅逐建州女真於寬奠境外。當時經廷議之結果。乃與李成梁協力創建六堡焉。此六堡創建之後。內地之漢人日漸吸收。而生齒日以殷繁。蔚然形成一都會。不可謂非張李二人經營之效也。考之明代記錄。當萬曆三十年前後。此間總戶數在六萬以上。使此記載不虛。則此時建州女真似不能不感受壓迫矣。又按明之記錄。李成梁占領寬甸之後。鼓其餘勢。進兵於今懷仁縣附近。若然。則當時女真之兵力財賦根本地。已受重大之打擊矣。但此寬甸六堡。明人果有支持之實力否。則固又有研究之必要也。

寬奠六堡之撤退。豈知此寬奠六堡之繁榮。祇至於萬曆三十三年（西元一六〇五年）爲止。其故由於鐵嶺李氏之子弟家丁。始猶勇敢強毅。能資守衛。其後漸感暮氣。驕奢游惰。日甚一日。固不特因李成樞將軍一人之頹唐暮景矣。以垂老之宿將。率紈袴之子弟。擁怯懦之兵卒。宜其不能更事而影響及遼東之兵力也。其反對方面。前被李成梁與張學顏所驅逐之建州女真諸君長之後人。衰頹岑寂之餘。突然有亞洲近古之英雄奴兒哈赤者。躍出於今興京之老城。第一步卽將渾河之上流佟家江之流域完全吞併。其前線早與寬奠之邊牆相接觸是矣。自是以後。女真人與明人之衝突。遂紛然而起。李成樞感形勢之日迫。深恐寬甸孤懸敵地。總合六堡約計六萬之戶口。爲敵人所擄獲。乃據此理由。獻議於巡撫張楫。徙六堡之戶口。復歸豐陽以西。相傳當時居民。因依戀田廬。不從命令。乃用兵力驅迫遷徙。以至死傷狼藉云。但自此以後。李成樞又專用柔軟手段。懸賞誘致逃亡。勞徠安集。無微不至焉。明之東邊疆域至此。又返乎成化三年之舊。而鴨綠江下流九連城附近等地。終明之世。遂得永保以爲遼東拓殖之區域矣。

邊牆之構造及其價值。遼東拓殖之大體情形。吾人已略述如前。遼河水流夏日水淺。則人馬可涉。水多汎濫。則冲毀邊牆。冬日結冰。則往來若履平地。其水險之不可恃。亦已言之矣。其後政治家頗有議改造甃牆者。但以經濟關係。徒託空言耳。清代有楊賓者。其所著柳邊紀略中之一節有

云。『明時遼東敵臺。凡一千三百三十三座。路臺二百二十八座。在創建之初。相其形勢。每隔二三里或四五里則築一臺。路臺之制。係磚造高三丈五尺。爲圓柱體。上建樓屋。周圍設堞口。並留砲眼。每臺配置兵卒五名。以保衛旅客。』此種記事若確。則明人防禦之粗略可以知矣。何以言之。明人之設置邊牆。旣擲巨額之金錢。對於防護上宜十分週密。旅行者似可宴然無憂。而又必瑣瑣焉爲是種設備者。其邊牆之効力果何所在。又當嘉靖四十年。其時尙在遼東經營之大修繕以前。開原一城尙有孤懸敵中之說。亦其一證也。

遼東拓殖之成績 明代遼東都司之戶口全數。雖無精確之統計。據記錄上所可考者。嘉靖四十四年。約三十八萬人左右之譜。以此較之明初之二十七萬之戶口。不過增加十餘萬。更以之比較。西元一九〇八年（著書時）奉天省之一千零十五萬人口。止三十分之一耳。供給屯田軍之土地。以所徵租稅計之。在嘉靖年間亦止三百六十八萬畝及三百四十二萬畝內外。茲另列一表於下。但以吾所見。此亦不過約計可耕地之面積。並非旣墾地之實數。則其所計徵稅之額。以視實際所收。亦必相差甚遠可知也。

明代遼東耕地之面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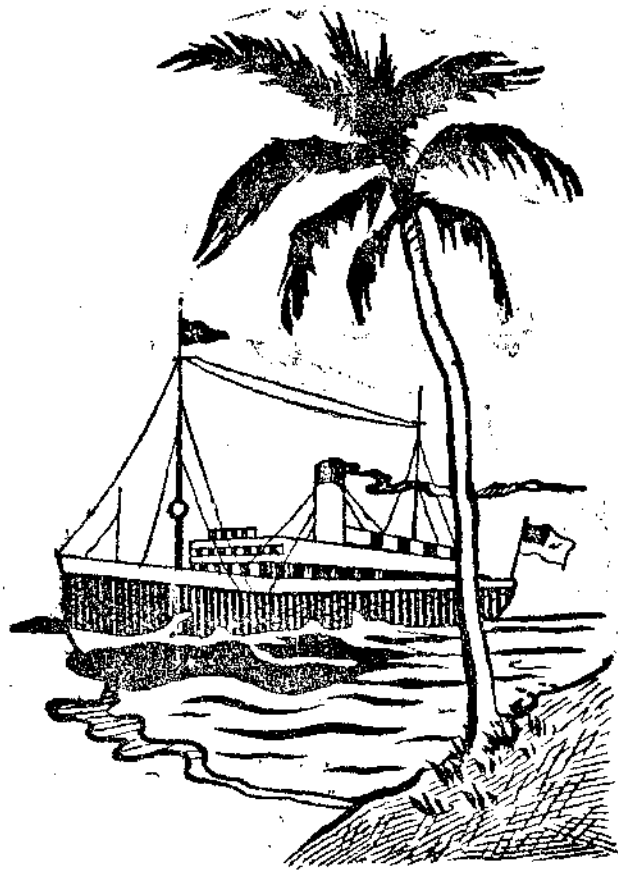
(一般民地上卷)

地方區劃	耕地面積	
	全遼志 卷二	遼身志 卷三
定遼中衛	一一五、九〇三畝	一一五、九〇三畝
定遼左衛	九三、七五六	九三、七五六
定遼右衛	七七、八九七	七七、八九七
定遼前衛	八九、三六〇	八九、三六〇
定遼後衛	一二三、九四七	一二三、九四七
東寧衛	七六、三三八	七六、三三八
海州衛	二四二、九八三	二三八、六八四
蓋州衛	二八三、二三〇	二九八、一二九
復州衛	三二、〇三四	一〇四、四七五
金州衛	五九九、六七〇	六七四、二〇四
廣寧衛	七一、六四一	七四、六三五
廣寧中衛	一二七、七八二	一一、八九九
廣寧左衛	一六〇、二一二	一四五、三九四
廣寧右衛	一四三、〇六九	一三八、九六八

義州衛	六六、〇五四	六六、一五四
廣寧後屯衛	三二、二八五	三二、三八五
廣寧中屯衛	一一九、三四〇	一一九、三四〇
廣寧左屯衛	九五、一九二	九五、一九二
廣寧右屯衛	八六、二六四	八二、一七九
廣寧前屯衛	六七、〇四八	六二、一七九
寧遠衛	一〇二、〇二〇	一〇二、〇二〇
瀋陽中衛	一二〇、九四四	一三〇、九四四
鐵嶺衛	三六、六九三	三六、六九三
三萬衛	三四、八八四	三四、八八四
遼海衛	二七、四四〇	二七、四四〇
永寧監	三七六、二一七	三七六、二一七
共計	三、六八一、二〇三	三、四二九、二六〇

漢人保持遼東之最後形勢。吾人對於此點不禁有一種新異之感想矣。彼從西南方面伸入勢力於滿洲。而欲保持遼河流域之境界者。固為至難之事。故統觀中國之歷史。漢人當國而能奄有遼東疆土以設置郡縣者。祇有漢明兩代。漢之遼東郡。與明之都司。其疆域雖不一致。其所恃以

與本土相連接者。除遼西各部一面濱海之地域外。其三面受敵者則大致相似也。然以歷年之久。暫言之。明代遼東維持之年月。恰視漢爲久。則何也。此殆因明人當國。在嘉靖隆慶之際。武功文治。不第被於東南沿海之區。卽北地邊郡之政績。亦顯然有可觀者。第入於萬曆之朝。便有三大戰事。其一卽在遼東隣接地與日本啓釁是也。後二十年。又與女真開戰端焉。諺曰。女真滿萬。無人敢犯。故不出數年。遼河以東。卽委之敵人之手。馴至社稷邱墟焉。可不哀哉。



文

沈瑞麟



苑

香珊瑚館詩詞

北平玉 并珊瑚

詩三十首

擬古

天上願作丹鳳凰。地上願作紅鴛鴦。齊飛同夢雙復雙。雙復雙。不相離。並蒂花。連理枝。

和夫子讀留侯傳作

早逢黃石公。暮訪赤松子。豪與魯連殊。智非韓信比。英雄富貴總成空。辟穀宜從進履始。少年便學長不死。永保貌如婦人美。

卽事

晚妝梳罷牡丹頭。月鈞新詩屈玉鈞。笑與畫眉人比。蝓同功。繭是。小紅樓。

題梅花綠端硯

人住綠梅。窈眉比梅花。綠不用畫。雙蛾書鴛鴦。卅六。

白燕

梨花院落認依稀。玉翦裁雲作片飛。太不分明斜照裏。縞衣影亦等烏衣。

題貓譜

不仁寧止獸。貓為不仁之獸當以護書誇。欲廣銜蟬錄。拈毫效抱花。銜蟬錄抱花女史著

二閘泛舟

比肩同坐木蘭艘。采采芙蓉笑倚窗。花約鴛鴦三十六。與人俱至總成雙。

自君之出兮

自君之出兮。獨坐蕙鑪傍。恨不為蘭注。隨風香到郎。

其二

自君之出兮。五色繡鴛鴦。裁作合歡被。總在合歡牀。

紅梅

香珊瑚勝女珊瑚。香珊瑚名見小知錄紅梅壓倒齊奴六七株。艷聘棠妻薰石葉。寒邀竹友醉瓊酥。水邊蕊蘸燕脂。顚嶺上花迷鶴頂珠。試碾硃砂描玉貌。瑤臺仙子換着緋圖。朱方畫梅記畫朱梅如瑤臺仙子偶着緋衣云

綠梅

九疑仙子是前身。又奪羅浮兩朶春。畫竹翠翹應共寫。破瓜碧玉擬非倫。雀屏誤展驚嬌女。鸚鵡盡親斟。供喜神欲索蛾眉相視笑。含章檐下幾回巡。

白梅

不許凡葩鬥尹邢。天桃穠李自慚形。色鍾地天顏如玉。氣傲冰霜骨亦馨。柳絮堂前魁獨占。梨花帳裏夢同醒。摻摻譜作瑤琴曲。三弄新聲有鶴聽。

墨梅

棟花巧接奪天工。苦棟樹接白梅廿四風翻第一風。洗硯池邊痕不皂。元王冕墨梅詩我家洗硯池邊樹个个花開淡墨痕不皂也。淺黑圍羅亭裏影難紅。招魂歸鶴林和靖。元李孝光墨梅詩孤山招得老逋魂白鶴歸來楚雲黑作伴騎驢陸放翁。此是讀書

真種子。幾時調鼎始能充。

黃梅

試新反着綠衣裳。幻出宮人入道裝。照豔寒宵宜蠟炬。尋芳暖日誤蜂房。瘦如李女詞吟菊。修到林妻服象桑。周禮內史服鞠衣鄭司農云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自願幽姿還自笑居然金屋當嬌藏。陸放翁蠟梅詩合將金屋貯幽姿

侍夫子重使奉天

纔入雄關又出關。紅巾玉帶伴君還。樓臺粉壁瞻新繪。宮殿金門脫舊環。韎鞞鄉音嬰母舌。胭脂山色女兒顏。幾時跨虎能借隱。更向醫巫崩岸間。

登高

鳳凰樓。樓勢與雲浮。鳳凰不復見。燕雀空對啾。輕命陪蕭史。吹簫上上頭。

晚遊萬泉河

遼河花月可憐宵。俯看雲霞擁畫橈。真個舩如天上坐。青衫紅袖共扶搖。羽衣吹笛倚紅樓。忽看夫君在上頭。更棹藕花深處去。倒撈明月照汀洲。

讀夫子雪詞戲書一絕

身似梅花不畏寒。溪山香雪願同看。紅蓑翠笠新裝束。敢比尋詩李易安。

北海

坐待銀蟾月。來從玉竦橋。山仍呼萬歲。地已閱三朝。雲樹簾舒卷。風荷扇動搖。此間無弋釣。鵝鯉最逍遙。

紅樓曲

紅樓高聳雲中央。下環流水玻璃光。花如錦繡噴芬芳。竹如鼓吹和笙簧。雙雙千二百鳳凰。行行三十六鴛鴦。倚樓有人方靚妝。入時眉畫春山長。

豢一白獅子貓戲名之曰活手鑪

寒閨鎮日抱狸奴。喚作兒家活手鑪。理罷玉笙溫十指。勝他人炙婢肌膚。

太平花 有序

高士奇天祿識餘云。花出劍南。似桃。四出千百包。駢成朶。宋天聖中。獻至京師。仁宗賜名太平花。今宮中亦有一株。光緒間。由東陵移植者。同種歟。抑同名歟。紛團黏住。舊繁華。本穴徵祥。尚共誇。三十六宮春自好。年年香徧太平花。

春暮

疎櫺。花了綠陰濃。簾櫳抵幾重。焚香寧辟蠹。藏蜜孰憐蜂。鍼綫新難貫。琴絃舊易鬆。自知瀕注夏。隣姊訝

寓齋題壁

時移。衆綠勝疏紅。幼圃親鋤細。雨中試種孟家娘子菜。女兒今亦算英雄。

作家書並附詩寄諸姊

此老到天涯。清娛亦硬差。張雲璈詩硬差此老到天涯。夜長燈灺極。塵滿鏡頻揩。自覺秋來瘦。休疑月入懷。遙分錦繡段。同製合歡鞋。

先返舊京留別夫子

幾番隨侍出關來。今我先還第一回。獨夜教誰搔背癢。且留如意替人陪。

夫子未歸詩以趣之

妾初入世主封侯。仍渡遼東老未休。秋柳甚於春柳綠。凝妝怕上陌邊樓。

題紅樹水仙畫

蟲蟲懸崖淺淺灘。碧藤紅葉翳清寒。一雙龍縞凌波鞵。來往蓬瀛不躡鸞。

寫經

焚香靜對妙蓮經。楷法臨摹燕子丁。回向衆生充滿願。勝儂獨自轉男形。唐善女人陳燕子丁與其

能令一切衆生充滿其願黃山谷前生爲女子誦此經轉爲男身云

詞二十二首

浣溪紗

閨中卽事

貪看巾箱祕本書。倦來黃嬾碧紗廚。斬新眉樣嬾描模。垂柳烏巢巢翡翠。落花蛛網網珊瑚。良人催與倚闌俱。

梧桐影

自題紅情琴

璧月圓。金風細。今夜美人來不來。梅花彈了還重理。

憶江南

闌干好。圍住小亭紅。搭柳幾絲橫。代腕咒花字。正當胸。憑徧月明中。
簾櫳好。軟碧勝玻璃。煮茗鷓鴣香。惹袖按花蝴蝶。粉黏衣。人影認依稀。
秋千好。平地學仙昇。畫板爭高疑。弄玉綵繩吹下。誤飛瓊。誰敢賭身輕。
薰鑪好。香奉讀書人。替理芸編分甲乙。同銷梨夢守庚申。寒夜總如春。

連理枝

和夫子韻

畫做狸奴戲。經教鸚哥記。芍藥階前。薔薇架下。赤闌閑倚。換帶羅賸得許多長。把同心雙締。

菩薩蠻

寄夫子

小樓昨夜東風緊。杏花稀了鶯聲近。憑徧曲欄干。愁腸曲過闌。那回歸信說。準在黃明節。今已到。紅明。誰留醉不行。

如夢令

鸚鵡

放出金籠鸚鵡。翦舌會人言語。我欲懺情禪。輕拂紅絲談麈。驚去驚去。飛過碧桃花樹。

眼兒媚

海棠

不藏金屋便瑤臺。紅露濕難揩。似靈芸淚。似楊妃汗。似苧蘿鬚。一枝斜戴蘭花鬢。香與步搖挨。胭脂蝶。噴珊瑚。燕覷靺鞨鶯猜。

梅弄影

自題小影

紅傳明鏡。晃燈光相映。好似百身分類。轉笑珍哥。自家描倩影。異時重省。故態誰能證。恐比黃花消瘦。更不是。詞人生就。詞人命。

一落索 又一體

憶鄰妹

紅窗睡做神仙費。縮壺中天地。乳鶯偏向遠人啼。夢醒仍千里。別愁疊疊如山砌。這心窩餘幾尋。思怎化。合歡仁好。同貯桃兒裏。

春曉曲

春悶

東風吹得紅成陣。卻比春愁容易盡。枕中鴛夢暫尋歡。簷上鶻聲難作準。春宵偏短身偏困。春日越長心越悶。此生修不到梅花。還算並頭蓮有分。

晴偏好

題畫

紅顏偏與花同命。紅愁又與花同病。誰能定這為花影。春人影。

木蘭花 又一體

觀木蘭從征劇

孝烈將軍新色相。兒女英雄仍具兩。紅妝頃刻變戎妝。要與如花人做樣。莫恨男兒還是假。終勝烏孫公主嫁。當年何不張作灰吾軍。參軍合使黃宗嘏。

齊天樂

家藏善學齋王孫乘搓載妓圖。中有天游老人齊天樂一闋。為集外之作。至可寶貴。老人西林覺羅鄂文端曾孫女。寄養顧氏。被選為幻園貝勒側福晉。楊留陀為夫子題跋甚詳。老人

詞云。衆香國裏香風起。靈槎御風而下。天女腰肢。維摩眉宇。聞是王孫自寫。欲何爲也。有百八牟尼一函般惹不着纖塵。屏除一切更嫺雅。本來心在雲水。現官身說法。恁般瀟灑。不染峰巒。不增泉石。一片青天光射。翠鬢嬌姘。豈謝傅東山管絃遊冶。載個人兒。散天花侍者。偶讀老人集因補書此詞并次韻題後

仙姬定是瑤池女。身從有情天下。美媿飛瓊。才侔漱玉。神妙新聲輒寫。生何晚也。幸入夢芝芙一般。般若側帽風流。與鴛鴦社等儒雅。西山隨唱最樂。又連鑣賞杏筆對花寫。暈碧裁紅。搓酥滴粉。珠光劍氣并射。會見老人杏花堂幅并題燕歸梁一闕今存集中幻園題七古於上我雖不姘。願做瓣香人。像陪金冶。薄命相憐。幼孤如粲者。

菩薩蠻

和人閨怨

紅樓有箇人。初起起來呆。立紅樓底。香夢自難成。這回休怪鶯。東風寒側側。小婢催容飭。忽見寶珠茶。幾時開了花。

單調采桑子

題牡丹

燕支多買將花寫。倘與花同。抑比花穠。試問花姑紅不紅。

武陵春又一體

月夜遊北海

剛罷傷春還。夏好事半消磨。女伴催人泛液波。水穀織風梭。笑掬星辰爲澡。豆槎了。手重搓身。願跌蓮化許多。且合十可能麼。

挂殿秋

代簡

山疊翠。柳垂青。遮人望眼不分明。夜來同念金輪咒。妾夢遼西。你夢京。

雙調南鄉子

棠院養疴譜此遣悶

本草當羹湯。五味年來已徧嘗。真箇此身爲苦器。堪傷消瘦。今春甚海棠。移榻就紅芳。綺悶和鸚。懺一場。枕簟惹花薰。夢去甜鄉。虧得甜鄉夢亦香。

闌干萬里心

口占慰夫子

同牢人似鳥同棲。了卻塵緣便自飛。但願慈悲大準提。度天西。待化頻伽永不離。平日持準提齋咒病中迭夢見之

謹案。玉并女士之平生。已見三六橋先生所爲傳。及尙節之先生所撰墓志。茲不具述。今年春。六橋先生自舊京來瀋。寓居清故宮。毓黻往謁。見先生色戚戚然。問之。則泣然曰。姬人臥病久。且瀕危篤。余離京已數日。現莫卜其生死。念之不能忘也。所云姬人。卽玉并女士也。未幾。女士果殞。先生匆匆去。月餘始持此稿與俱返。旣自爲之傳。復廣徵名流題咏。不減冒巢民之用情於董小宛也。毓黻請曰。先生現居東北。曷不以女士之作。及傳述女士諸作。悉付叢刊。與世人以共見。且可永女士於無極乎。先生以爲然。乃爲寫定清本。以付手民。並名題咏之作。曰香珊瑚館悼詞。世之覽此文及悼詞者。或不致如讀影梅庵憶語。以爲恫恍迷離。而橫肆其揣測也耶。

民國十八年國慶紀念日金毓黻題識。

香珊瑚館悼詞

蒙古三 多纂集

頃者六橋都護。以香珊瑚館悼詞見。香珊瑚館者。六橋姬人玉井字珊珊者之所居也。細柳抵綿。雜花欲斂。收西山之蒼翠。奪北地之胭脂。燈下抄詩。念赤華而有託。房中製曲。記紅豆而無忘。孰謂曇鉢難留。罡風易落。龍能出骨。梅不返魂。玉谿數錦瑟之華年。金谷寫瑤觴之陳迹。比眉有月。舊夢猶溫。在髻爲釵。閒情都冷。嗟乎。天心如醉。客語皆瘖。詩就百篇。意成千憶。爰資版業。用廣流傳。庚午七月遼陽金毓黻

玉姬小傳

三 多

姬人玉井。不幸以夏四月二十二日卒。時余于役瀋陽。越六日始克還。將以視其疾。至則已遷殯北郊。極樂林矣。驚痛前塵。房帷改跡。送形長往。悽切增欷。爰搗泪筆。述其概略。以告當世。玉井字珊珊。北京人。生四歲。父母俱亡。其姑撫以爲女。姑之翁愛憐其聰慧。爲延師課焉。不數年。畢四子書。及詩傳。均能成誦。尋翁卒。家落。遂附隣塾。歸則自肄習不倦。歲丁巳春。余自遼入都。述職。聞其賢。禮聘之。才十五耳。是爲余第三妾。初來侍時。喜作男子裝。家人戲以女學士呼之。而其意殊落落。遇人則謙讓自下。雖僕俾未嘗見其疾言遽色。處諸娣間。尤和順。且甚得大婦權。時四兒六兒五女大孫大孫

女皆未就外傳。日從問字。講典故。姬輒繙架上書史。遇有奇僻新雋。摘鈔黏壁間。時時爲之解說。以小兒女益親之。若師保。姬體夙羸弱。辛酉秋。隨侍還京。居數月。忽豐碩。至不能頰體。自著鞵。後大病復瘦削。丙寅七月。余患中風不語。二十餘日。遺矢溲便。皆賴其扶護之。一身百役。衣不解帶者月餘。嘗夜籲天。願以身代。及余病已。姬日就瘦損。蓋病伏於斯時矣。踰年。患咳漸劇。勸其就醫。輒以怕飲苦水辭去。夏六月。余有瀋陽之行。堅欲相隨。遂絜以往。既至。忽患痢。治之踰月稍差。又心念六兒。輒遄返。六兒大妾石氏出。斷乳後。卽從姬育。時寒燠飢飽不啻如己出者。及仲冬。余歸。姬咳益劇。問何不治。則笑曰。歲計拮据。妾非大病。奈何耗薪水資爲醫藥邪。促之醫。漫應之。今春二月。次妾何氏以瘵疾亡。姬哭之甚哀。病乃日增。以余力勸。始就醫。日華同仁醫院。再踰月不效。因回寓服中藥。暨鍼砭。飲食漸減。然精神猶如常。性好佛。至是猶日閱金剛經。誦準提咒爲程課。至四月十四日。飲食乃稍進。則欣然語余曰。夫子久欲東行。以妾病不果。今妾稍差。行矣。何戀戀爲。余視其狀。亦以爲暫可無慮。卽日行。抵瀋陽八日。忽夢見天空懸垂黃色紙。長二三丈許。朱書二十八字。首句云。珊珊今日卽生天。次三句猶未及觀。輒驚起。徘徊室中。志忑不能復寐。翌晨急治裝還。至則姬果以是日卯時卒。後余得夢時僅一刻。卒前頰戒家人毋馳告。恐在遠傷懷也。愛余之切。至死不變。而余竟負之矣。痛哉。姬侍余十三年。以丁巳四月十四日來歸。今夏余以四月十四日東行。出關與之話別。蓋整整十三年。倘佛氏所謂緣盡卽離邪。服勞左右。無毫

髮弗如意。丙寅秋間。余既大病。家事繼鉅。一倚任之。凡余衣物書畫。出入酬酢。與夫日用凌雜。竝登手記。比歲食指益繁。捉襟見肘。姬首先典鬻衣飾爲家人倡。或非之。卽正色曰。此身外物。皆我夫子所給。有夫子何患不能復得。而律己益爲儉約。不浪用一錢。至病亟。猶以家爲慮。至不肯耗醫藥資。終顛賴以沒。是可哀已。姬初不諳六法。及侍余。見所作花鳥。恆模繪。一經指授。便有殊致。暇日更出家藏長卷小軸。摩挲終夕。不厭。性喜梅。因多畫梅。名其所居曰香珊瑚館。平居好學。甄摘舊文。隨錄隨散。今奩中存者。有手書金剛經二冊。畫一冊。香珊瑚館紺珠稿二冊。詩詞稿一冊。余將付之影寫。固不足爲豹皮。亦聊爲鴻爪耳。姬卒年二十八。與董小宛同歲。而侍余之誠。愛余之深。亦頗類小宛之於辟疆。故余悼詩有怕讀影梅菴憶語。傷心輒半事雷同之句。烏乎傷已。姬先世本右族。因幼孤育於他姓。故諱其姓氏。嘗固詰之。則慘然曰。今爲筮猶復侈言家世。不益爲宗祖羞邪。余遂以玉爲之姓。從其志也。卒之日。余家上下數十人皆長號流涕。六兒哭之尤慟云。

香珊瑚館詩詞集序

宗

威子威

從來名士。每悅傾城。自古佳人。都饒慧業。則有燕支色好。休言塞北無山。蟾魄圓時。正值閨中待字。緬其身世。去去無家。授以詩書。琅琅上口。維時吾友六橋都護。龍堆遠宦。虎節還朝。巍然領袖關東。猶是少年城北。玉璫緘札。書中莫道相思。油壁香車。陌上迎來佳麗。絳仙才調。儂是書生。碧玉風流。

郎呼小字。錯疑柳隱。謁臥子于雲間。宛似董姬。歸巢民於水繪。豈爭列屋。閑居之寵。饒有繙書賭茗之才。藹藹迎人。大婦暱爲。閨友依依。問字羣兒。競拜先生。記曾節署春風。走雲駟於塞上。偶值都門。佳日訪花市於城東。有時紅汗盈肌。煩玉魚之沃肺。旋告青囊起疾。仍小鳥之依人。固已天涯芳草。朝雲則此曲能歌。江上桃枝。鐵老則無花不樂矣。且夫才豐者。命必齎情多者。性必厚。才人恆例。女子類然。當夫藥罈生活。答夫壻之恩深。襁褓提携。視嬌兒如己出。噓寒問暖。拚妾工夫。細骨輕軀。爲郎顛顛。雖曰結眉表色。時有憂思。依然弄墨。然脂未忘積習。回思去夏。於役遼東。有美同車。其人如玉。舉目山河。風景非復當年。回頭城郭。人民重來故地。鴛鴦都尉。無遠道之傷。離驃騎將軍。有舊人之能識。旣而子身過返。宿疾旋增。積素傾腸。病黃欺臉。商量藥裹。猶強笑以爲歡。維誦楞嚴。每持齋而自課。勿復吟旌久滯。行矣勉旃。毋忘病榻單棲。誰能遣此。俄而懺符白柰。贈少青棠。倩女魂離。飛瓊聲杳。擘開玉玦。猶疑噩夢。非真吹折花枝。竟任罡風作惡。情胡可已。命也如何。櫟園夢楊柳門前。念珠零落。月上痛楚。蘆庵裏。栗主淒涼。來日大難。旣怨逝者。神傷若此。何以慰之。茲者故宮月冷。六時

橋寓西虛室風淒。忍檢脂痕。重溫茗話。覩壁間之遺挂。獨夜愁君。搜篋裏之清辭。一編授我。幾曾擊碎。移來石尉園居。猶帶餘香。付與徐陵筆架。見夫背搔如意。楮墨痕新。腕搭闌干。柳絲春老。已覺芳霏。屑玉色艷。紺珠又復偶調粉盞。臨管仲姬之畫圖。親寫金經。爲李三郎而薪福。莫道無聊憶語。卽

算收場。從知未免有情。還期入夢。於是抽毫凝佇。展卷旁皇。愴玉骨之長埋。幸瑤華之成集。願借湘東第三之管。藉塞餘哀。竊媿少師尺二之書。爲銘淑諡。

三六橋先生姬人玉井權厝誌銘

尙 秉 和 節 之

姬名玉井。字珊珊。詩人三六橋之籜室也。大興人。姬諱言其家世。故不悉其姓氏。云年十五歸六橋。以庚午四月廿二日卒於北平。年二十又八。時六橋客瀋陽。感異夢。亟治裝歸。及至都。姬果卒。六橋悲甚。旣賦悼亡詩。并撰述其行事。影印姬生平所爲詩畫。求當代士夫題詠。而以誌屬余。覽其遺墨及詩詞。而知六橋之悲有以也。姬生四歲而孤。鞠於姑家。以其慧也。教之讀。不數年。能吟詠。爲詩歌。未幾。姑家復中落。六橋聞其賢。幣聘之。婉婉淑慎。上下悅喜。家中小兒女。咸從問字授讀。遇僻字澀義。則爲抽架上書箋釋之。黏壁上。皆滿。歲丙寅。六橋病風失音。姬一身百役者數旬。嘗夜籲天。願以身代。旣而六橋病果瘳。姬遂蕉萃瘦損。始六橋家世富盛。至是漸貧。姬悉其故。諱言疾。會六橋次姬何氏亡。姬哭之慟。愈羸。促使就醫。又二月。遂以不起。嗚呼。傷已。姬工書畫。詩清淑如其人。所著有紺珠稿。并詩詞各若干卷。姬之卒。暫殯於極樂林。銘曰。綵繚者聲耶。連娟者形耶。天胡畀以質而蓄其生耶。翩兮婉兮。有餘馨耶。春風秋月。珠宮貝闕。魂暫羈於此。以待夫子。

玉夫人象贊

孫 宣公達

猗與夫人。懷芳含芬。誕處右族。爰侍勛門。婉婉有容。惟義是勤。克遵禮規。而服於仁。默識通微。洽覽游文。畫梅比絜。喩佛味因。雅尚遺俗。端操殊倫。展矣淑問。來裔攸尊。

晚晴繆清詩選小傳

徐世昌 翰人

玉并字珊珊。大興人。蒙古三多側室。有香珊瑚館詩藁。

詩話。玉并先世本右族。幼失怙恃。育於他姓。逮侍六橋。諱其姓氏。固詰之。則慘然曰。今為筵。猶復侈言家世耶。六橋遂以玉為之姓。事六橋甚謹。初不暗六法。及見六橋作花鳥。便能撫績。學為詩詞。俱敏妙。歿年二十八。六橋作玉姬小傳。徵時人題詠。樊山有七律八首。哀豔獨絕。

悼玉姬 卒於庚午四月二十二日

三 多

卿到吾家是盛時。綵衣爭舞酒爭持。今年為避稱觴日。弱個纖纖晉玉卮。今年余六十兒孫輩欲謀慶祝因仲春亡次妾近又喪姬出遊避之

忠誠汝亦可如龍。用杜茶村謂董小宛並忠龍比語 莊敬吾何敢比鴻。用小宛引梁鴻事 怕讀影梅菴憶語。傷心輒半事雷同。

學詩學畫學填詞。妝罷閒求我作師。沈水一鑪茶七碗。不嫌雲鬢對霜髭。

代課兒孫筆試拈紙鈔典故滿牆黏書窗一樣挑燈坐誰復重談昔昔鹽

江南紅豆只三枝更道金山尚有之賭茗繙書輪強記每逢獺祭最相思世傳紅豆只江南三株去

無第四枝句姬笑曰固有四枝何謂無余曰何據姬檢示金山姚蘇卿弦塾詩集題曰曩時先姑母

戴孺人於秋琴閣下植紅豆一本經五十餘年矣今歲四月忽萬花攬簇云云其留心如此今失姑母

前身未必是紅裙巾帶仙乎迴出羣作十七歲前喜不受人間封一品超凡應勝善持君

曾言磬巧學吳娃博得鍼樓女伴誇居士主人應羨妬寧惟小字奪梅花忽笑謂余大妾石氏曰今

日可輕巧矣咸異之蓋適閱吳趨風士錄也梅花居士陳孟賢侍姬號梅花主人孫蘊玉女士號皆吳人通文墨

清娛屢伴出關遊忽欲先歸只去秋粉指印窗絨唾壁握君同慟柳邊樓去秋姬自遼先歸別詩有

意替人陪句今成懺矣如意一名握君

寫經回向本生親更感姑家育此身病裏匆匆都報答尙留兩部與何人

強支瘦骨徇春寒捱過清明看牡丹一片斜陽紅盡處柳絲猶搭曲闌干幾姬闌干詞有搭柳

一坏爾願竟先償耐葬西山土亦香他日得逢燕許筆少房名字載碑詳余嘗擬西山卜生墟姬曰

譚鄭青隴墓銘娶傅福字世昌少房徐偉字妙英皆前君卒同葬縣東他日當援例以從姬志

多愁自誤太聰明那得聞香死復生追悔平時疎領略帳中淚眼看潛英潛英石名刻

相逢整整十三年。大婦居然見亦憐。不樂自傷身世感。忽驚緣盡去生天。

姬愛一獅形白貓貓亦不離左右冬日抱以煖手謂

為活手鑪病中忽失所在

明知萬事是空虛。總覺情禪懺不除。宛若欲同方朔老。可憐此願竟難如。

為六橋悼玉姬 姬名玉井字珊瑚

樊增祥雲門

還京難覓返生香。但撫桐棺泣數行。君四月下旬歸則姬歿數日矣金粟生期前世果。蓮花道服殮時裝。棟風掃地

收春色。薤露求人作道場。君謂誦經禮懺不如用輓歌之為得也垂老詩人商寶意。一生才調付環娘。

世間真有女珊瑚。腸斷將軍為彼姝。蜀國美人郎作賦。相如為文君作美人賦臨川君子為儒。女為君子儒見臨川四夢

文章雪苑傳香墜。涕淚西河弔曼殊。粉鏡香帟無恙在。風開羅帳舊人無。

將家人樣好丰神。魚嶺仙車送玉真。慧甚昭華詩弟子。姬歸六橋後頗能詩詞病辭花蕊女醫人。姬病不謁醫為省費也

釵工紫玉休論費。珠婢青蘿共禦貧。衣飯尋常只蔬布。不隨時世鬥鮮新。

婷婷嫋嫋出豐臺。紅豆何能爆冷灰。生有根源同芍藥。歸仍縹緲上蓬萊。清詞靜女貽彤管。宿世沙

彌託畫梅。姬畫梅最工洛女偷更男子服。何殊繡虎魏王才。姬十五歸六橋猶作男裝

巖巖山海古嚴關。新婦來經路百盤。恍與仙人同跨虎。縱為側室亦駢鸞。鳴頭淥卽羅敷水。旌節花

團碧玉欄千騎東方荼火色喜將夫壻上頭看署此生本最得意時也

寅年郎主動肝風宵晝扶持百日功苦口閨中嘗藥草貧官關外缺漫茸籲天力返縱山鶴為汝將

成藥店龍祈主延年奴減算江流不盡淚花紅

昔逢絡秀委青禽多病多愁直到今祿米憐儂虛渾乳詩有乳汁黃漳浦喜蔡夫人生子潤金累壻置

衣簪六橋罷官後以潤筆自給絮泥燒作鴛鴦瓦蘭佩香留翡翠衾淚漬納蘭雙鳳硯孤鸞獨鶴最傷心雙鳳硯在

煙波氣息北方舍不到西湖死不甘郎讓仙姬騎白鳳兒思保姆哭金蟾姬初來六橋即以肯依松

柏蘇娘墓願附芟蘆月上庵為築六如亭子否朝雲或許是同參姬近年誦

六橋先生以悼亡詩屬題敬賦長律兩章
王樹枏晉卿

潘魚陳燕杳無緣日冷瑤池玉化煙金縷歌殘花欲淚錦屏人去月空圓情知夢幻愁難擲如夢如

懷二賦就元劉痛若煎小謫人間莫惆悵瓊臺高處已登仙

百方無處寄相思况屬生離死別時始信眼前空是色祇餘身後畫兼詩緣慳一面愁無奈淚滴重

泉痛豈知我亦多情白居易楞伽無計慰微之

玉姬哀詞有序
楊圻雲史

六橋丈愛姬玉并字珊珊能詩詞工繪事去夏隨丈來遼過舍必偕與余姬狄娥甚相得為

娥繪鸞鷲一幀。丈見贈一箋。書燕歸來詞。並畫紅杏。姬為補一燕焉。今夏余携娥入都。而姬適於是月疾卒。丈傷之甚。輒題五絕。以塞丈悲。

霸得詞壇復將壇。綠梅都護足為歡。捧來雙鳳勞紅袖。一代詞人三納蘭。有清納蘭以詞名者三人。成德常安及將軍將軍又藏成德畫像及雙鳳硯。

生小多愁磨蝎宮。思親凝淚唾壺紅。朝雲靜愛參禪定。身世相憐有長公。

醫巫遠翠門眉彎。載得紅妝出塞關。莫問當年行樂地。可憐綠滿兩遼山。姬出關詩有幾時跨虎能借隱更向醫巫崩岩間句。

七月長城露滿天。將軍獨夜恨絲絲。且留如意成詩識。搔背無人慟去年。去秋姬因家事由遼先歸寄丈詩有獨夜教誰搔背

癢且留如意替人陪句今成識矣

飛龍藥冷恨冥冥。欲訴前踪不忍聽。我異香山慰元稹。楞伽有字便非經。

六橋都護深悼玉姬作此以澹其悲且廣其意

吳

璆康伯

珊珊秀骨本天成。鶯燕同傳藝苑名。較勝隨園詩弟子。姬人兼署女門生。巾幗微嫌氣不揚。鉛華偶洗學男裝。前身合是黃崇嘏。便作參軍也擅場。簪花書法做來真。洗硯臨池妙入神。墨竹梅蘭盡清絕。瓣香還奉管夫人。寄遠詩篇似若蘭。迴文宛轉任君看。西風簾捲花同瘦。更有新詞繼易安。

潤肺安能仗玉魚。竹根難覓夢蘧蘧。東坡悼朝雲詩歸安禪會得朝雲法。自寫金經證六如。在遼語

內子以夜不安寢。內子勸持準提齋咒。奉行甚力。並虔寫金剛經。

決定生西郭妙圓。空中神語忽宣傳。沈施淨業期都就。莫續娑婆世界緣。用善女人傳郭妙圓及沈施氏事

六橋社長有朝雲之戚作十絕句以紓其哀

宗 威子威

參軍側帽自風流。緩緩香車擁碧油。今日重來最惆悵。幽花獨媚殿西頭。六橋曾寓西華門外。今改為公園矣。

小星記得露銀河。淺笑輕顰態轉多。行近簾前渾不辨。長袍窄袖五紋鞞。

和順能諧大婦歡。諸姬善處更相安。不勞松雪親家計。日用零星簿上看。松雪有自寫家用簿

閒時搜粟與徵貓。壁上親黏字幾條。人去幃空塵滿篋。萬愁如海月如潮。

臉紅漸減病黃添。無復新裝對鏡簪。書篋畫厨衣笥在手痕。忍檢玉纖纖。

單衾孤枕夢模糊。弄玉升天事有無。起視殘星人不寐。那堪憔悴女珊瑚。

拈花一笑禮優曇。香火因緣付佛龕。小宛輪君同歲逝。四年福勝影梅庵。姬卒年同小宛。小宛事巢民九年。君與姬相共十三年。

去歲相逢逆旅中。鈿車聞乍去遼東。鱸香茗碗溫情話。愁煞平頭六十翁。

珊珊幽怨託題詞。悵望人天又一時。悽絕斷腸董文友。蕭條清夢月來遲。董以寧。珊珊怨題詞有「月來遲」字。蕭條清夢語。姬小字珊珊。

故宮秋冷雨如絲。曾記酬君飲水詞。今夕安排雙鳳硯。挑燈自寫悼亡詩。

六橋兄有朝雲之戚寄此以紓其哀

葉心 漢則 厂

曾向西玄記小名明茅止生妾臨沒見羽幢迎為瑤池西復從東海和新聲前年內子在滬姬託紅

顏早逝翻為福較勝當年顧太清

梅是前身是此身不辭清瘦嫁才人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遼東修志搜閨秀列傳佳於岳綠春

岳綠春吳蘭雪姬人
生長盛京以畫名

六橋都護見示玉井哀詞一時名宿題詠殆遍余成七絕五首

梁志 文伯 尹

六如亭畔認湖田淨土生來好種蓮小謫人間緣易滿歲星剛過一周天

畫圖能與門嬌嬈詞翰還同慰寂廖收得紅裙稱弟子原來此福最難消

防秋猶說舊旌旗美酒羊羔彼一時自寫梅花供紙帳再休疑是黨家姬

更從何處問家門絡秀終生見淚痕嫁得安東愁未解城烏豈獨泣王孫

惆悵空花數舊枝河間傷逝有新詞香魂自識關東路憶否銀鉸墮地時

六橋社兄有朝雲之戚書來索詩作此以應

王式 通書 衡

蘭鏡門高愛獨偏清心玉映想夫憐難銷關外孤吟恨纔信閨中屈節賢夢葛陂婆情恹恹影梅菴

主語纏綿玉簫儻慰韋郎意應有西川再世緣

惜秋華

六橋大兄有姬人玉并之戚賦此奉慰
兼題玉姬所繪梅花便面即乞正拍

郭則澧

路隔蓬山。料玉兒念著。蕭郎憔悴。錯種慧根。空教怨羅愁綺。分明瘦勝梅花。認秀骨天然清麗。留連想脂香。點罷春魂如醉。惆悵畫簾外。牘窻絨流雨。幾番凝睇。關柳漸疏。曾門遠山眉翠。朱書寄與。歸期早夢。斷筇篔簹聲裏。雲起結相思。碧城十二。

六橋都護有月上之戚爲題二絕以塞其悲

黃式叙黎雍

憲前數典拈紅豆。塞上尋秋走玉驄。何故罡風遽吹斷。由來最忍是天公。栖禪寺裏朝雲死。洗鉢池邊小宛亡。同是古今惆悵事。白頭夜雨落花狂。

六橋寄示悼其玉姬之作慰以短章

陳衍石遺

嗟君小宛歌。離日是我橫波擗。髻年除勸辟。置重解珮。替人垂淚亦徒然。

題香珊瑚館集

李灼證剛

我觀世界如海沫。雲流星聚電一拂。人生其間抑何促。升沉自昔殊因緣。沈之九淵升九天。阿誰於此獨遽然。六橋居士玉京客。紫微曾攬蒼華碧。劇憐浩劫垂塵迹。帝心慷慨命飛瓊。汝爲仙吏作干城。離離毋任黍禾驚。步虛聲裏春城夜。珊珊弄玉雲輶下。盈盈皓月三星亞。文鸞才地本班姬。侍書況得侍真師。江南紅豆又添枝。繡帷錦幃堂深處。霞籤彩筆傳章故。春風嫗煦嬰兒慕。溫恭淑慎一

身兼持家更不召讖嫌。肯教簿計擾蘇髯。愁蛾劬損腰圍減。籲天竟代王臣蹇。蘭香乘願歸閨苑。彩雲易散可如何。散花人去烏無歌。可堪悽絕老維摩。玉梅香入珊瑚集。曇華一現空中色。十三年事渾難測。人天原不隔毫端。去來宛似夢無痕。昭昭漚合更何言。智人觀化應深省。因緣都是吾心影。茫茫情海誰之境。紅塵何計與天通。因和緣會自相逢。願君更勿唱愁儂。

六橋社長郵示玉姬小傳及悼詩率題七律二章

孫 雄師鄭

娥眉自古遭天妬。不見清娛享耄齡。跋涉長途時顧影。商量同穴預鑿銘。賞音難覓絃終絕。典故勤鈔筆不停。苦憶弄珠樓上坐。臨窗扶病寫金經。

義山獺祭有誰俱。點茗繙書隻影孤。官誥何曾披一品。鄉音偶爾學三吳。壽觴合避萊衣舞。畫稿猶存水墨圖。陌上花開環珮返。夢中小字儻頻呼。

玉姬悼詞

王 嵩 儒

喬木朱門瑣綠陰。空階落葉小星沈。十年舊夢黃梁枕。萬疊新愁白奈簪。綵筆生綃留賸粉。錦囊餘綺萃零金。陽關柳色秋如許。忍聽哀蟬伴客吟。

六橋詩老以玉姬小傳徵題率成二詩奉慰

曹 經 沅 纓 衡

多生難儼是情禪。比似西河哭阿錢。一語慰君應破涕。三山此去已生天。

詞人投老踏邊塵。賴有紅閨共苦辛。一十三年休恨短。較量福分勝巢民。

為鹿樵悼玉夫人

何振岱梅生

越。爨。師。天。女。津。漑。聞。淨。持。非。心。蹴。氈。氈。了。義。洞。琉。璃。妙。機。啓。真。鑰。孰。能。輕。鞦。絲。高。門。有。殄。瘁。屈。節。多。
傷。悲。鸚。鵡。直。兩。脚。金。籠。焉。能。羈。鹿。樵。有。賢。侍。明。珠。傾。百。琲。動。縵。匹。琴。客。餐。蘭。名。香。兒。解。摹。南。田。畫。能。
誦。綠。梅。詩。鹿樵以綠梅詩得名人稱綠梅都護華龕位今是供養甯云非將軍昔出塞氣壓千熊羆年來每佗僚紅牙
按新詞。此鄉信可老。何羨黃金墀。天不彩雲駐。人驚文鸞飛。遼西有歸騎。樓塵傷故帷。攜文寫深意。
自比冒影梅。宛然水繪庵。招魂揚桂旗。老來東海影。顛顛添霜絲。豈無蔡女蘿。方謝陳結之。願言懺。
綺語。明鏡空塵埃。文字且不立。何況獺祭為。

臺城路 為六橋將軍悼亡姬

譚祖任 豫卿

疾風吹下人間世。桃根一夕先隕。鈿悵盟空。扇翻歌杳。舉首蒼穹難問。春蘭易困。正細雨簾垂。綠深。
紅褪。曲曲屏山。披帷怕見爐香燼。夫君情緒。最惡臨分。慳絮別珠淚。偷搵繡笥留裊。瓊牋賸譜。一。
一思量成恨。燈殘漏盡。歎有夢難通。怎生眠穩。寫徧詩篇。愁霜應染鬢。

六橋仁兄寄示玉姬小傳并悼詩率題應教

王揖 唐逸塘

綠梅傳韻事。君有綠梅都護之稱羨子早專城晚有同心侶能借出塞行神傷荀奉倩仙去董雙成一卷珊瑚

集他時媿太清

憶瑤姬 為六橋先生悼玉姬

蔡寶 善師愚

情海迷漫。恁匆匆。曇華一現。便隔人寰。九霄風露重。夢靈旗冉冉。玉佩珊珊。香因悟。否漫證情禪。小謫緣太慳。算祇留遺掛空房。冷潘鬢愁頰。忍問訊月缺花殘。把紅缸數遍。細憶金山斜陽。應有恨。恨柳絲無恙。猶拂雕欄。傷心肯賦落葉哀蟬。瘞花銘早。箋塵劫盡。人在華鬢第幾天。

奉和六橋都護悼玉姬詩

穆元 植允滋

痛鏤心肝鑄恨詞。綠梅都護淚絲絲。羊羔美酒銷金帳。紅袖添香彼一時。鄭虔三絕詩書畫。紅粉如居弟子行。莫續影梅庵憶語。淒其祇惹鬢添霜。夢醒豪華更耐貧。賣文買菜葉添薪。朝雲終侍東坡老。愧殺炎涼變態人。琳琅讀罷淚滂沱。終古情天缺處多。是我十年前舊事。滔滔逝水盪回波。

六橋先生以玉姬小傳見眎題四絕句

金毓 獻靜庵

燕臺低首女郎祠。底事羣公盡有詩。幸把姓名題簡末。九秋風雨欲寒時。都護無端出玉關。舊京一夕悴朱顏。夢中為道相思苦。已散雲屏人未還。珊瑚館似影梅庵。一例傷心說不堪。生死分明成永別。空懸皓月照宣南。悼詞鐫罷又長歌。一老多情可奈何。到此不須重解珮。魂香難返顧橫波。

用石遺先生題詩之意詩已見前

附錄

第十一期要目預告

通論

整理中醫學之意見書

陳思

學術

選學綱領

高步瀛

專著

聖學梗概臆說

李文敏遺著

唐方鎮年表卷一之三

吳廷燮

文苑

文錄

詩錄

書評

日本刊行滿蒙叢書敘錄

卞鴻儒

廣告每期價目表				定價表			
普通	優等	特等	等第	定價			零售每册國幣三角郵費在外國內三分
				全年	半年	時期	
正文中正文後之夾頁	封面底之內面對面	底封面之外面	地位	十二册	六册	册數	國內 國外
				三元六角	一元八角	刊費連郵費	
五元	八元	十元	全面	四元四毛	二元二毛		
三元			半面				

每月一册 全年十二册

零售每册國幣三角郵費在外國內三分

附注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彩印價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三十日出版

編譯及
發行者
遼寧省教育廳編譯處

寄售處
遼寧省城
商務印書館
中華書局

印刷者
遼寧省教育廳編譯處